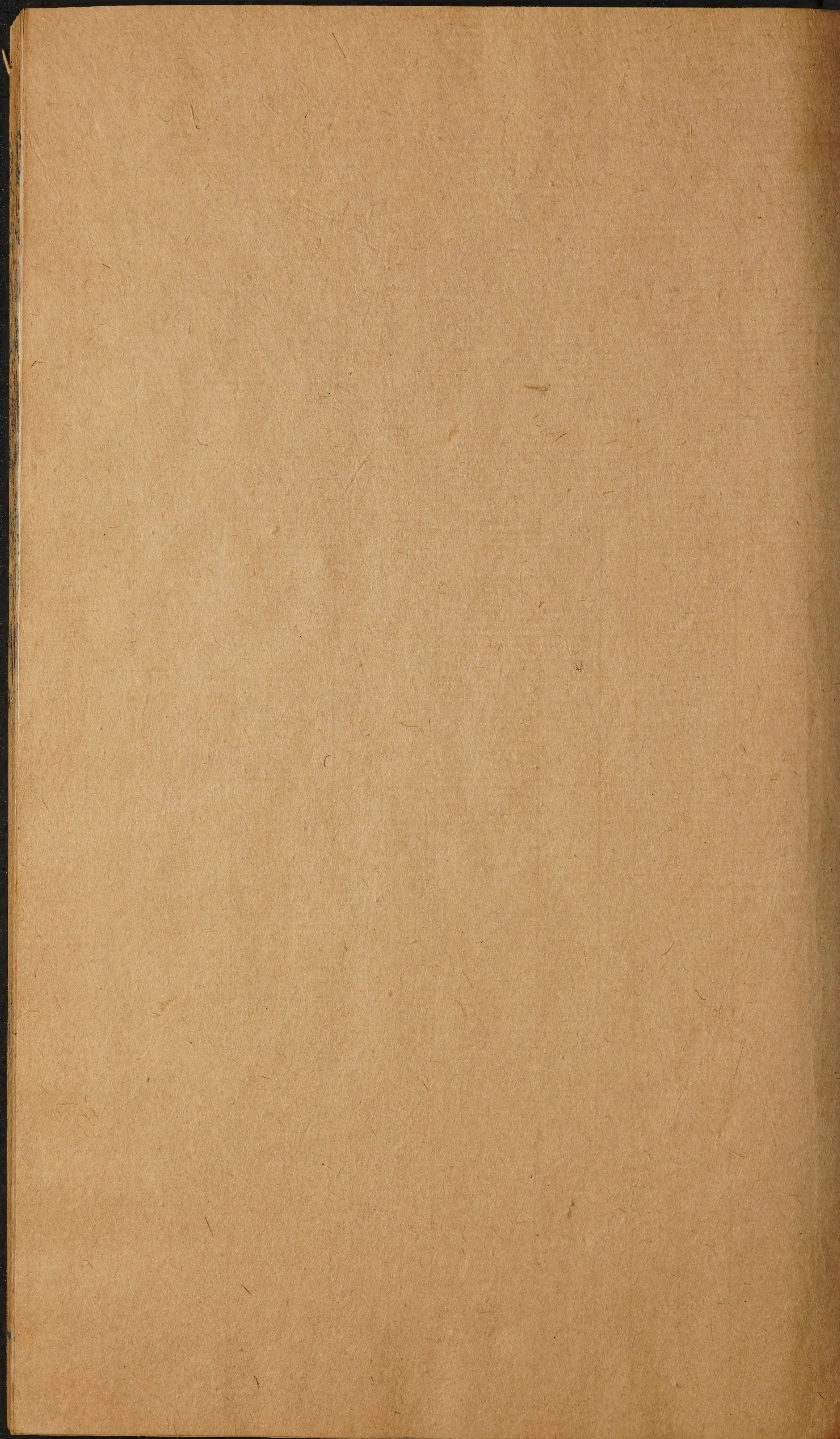




新刻太嶽張先生文集卷四十一

聞憂謝降諭宣慰疏

本月二十五日得臣原籍家書知臣父張以九月十三日病故臣一聞訃音五内崩裂兹者伏蒙皇上親灑宸翰　頒賜　御劄朕今覽二輔所奏得知先生之父棄世十餘日了痛悼良久先生哀痛之心當不知何如里然　天降先生非尋常者比親承先帝付託輔朕冲幼　社稷奠安天下太平莫大之忠自古罕有先生父靈必是懽妥今宜以朕爲念勉

抑哀情以成大孝朕幸甚天下幸甚欽此該司禮監太監李佑恭捧到臣私第臣不忠不孝禍延臣父乃蒙

聖慈曲軫哀憐犬馬餘生　慰諭優渥臣哀毀昏迷不能措詞惟有痛哭泣血而已臣不勝激切哀感之至

謝

遣官賜賻疏

臣於本月二十五聞臣父憂今日欽奉

聖旨賜臣銀五百兩紵絲十表裡新鈔一萬貫白米二十石香油二百斤各樣碎香二十斤蠟燭一百對麻布五十

疋該司禮監隨堂太監魏朝恭捧到臣私第臣謹叩
頭祗領訖伏念臣犬馬微生樗蒲賤質事　主不能
效匡扶之力事親不得盡菽水之歡以致抱恨終天
雖生猶死仰荷　聖慈曲垂憫念昨既奉　慰諭之
懃惓茲又拜　錫賚之隆渥顧此　殊恩今昔罕覯
臣一家父子殁者啣環結草存者碎首捐軀猶不足
以仰報　聖恩於萬一也臣哀苦愚衷昏迷罔措仰
天泣血辭不能宣誠不勝激切感戴之至
萬曆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謝　兩宮太后賜賻疏

臣於本月二十五日聞臣父憂今日欽奉　仁聖皇
太后懿旨賜臣銀五百兩紵絲十表裡新鈔一萬貫
白米二十石香油二百斤各樣碎香二十斤蠟燭一
百對麻布五十疋該　慈慶宮管事太監張仲舉恭
捧到臣私第臣謹叩頭祗領訖伏念臣罪惡深重禍
延臣父以致抱恨終天痛苦幾絕仰荷　慈恩垂憐
犬馬殘生　諭慰諄切又　特頒厚賻赫奕充庭顧
此　殊恩古今罕遇臣一家父子歿者啣環結草存
者捐軀殞首猶不足以仰報　慈恩於萬一也臣哀
苦愚衷辭不能布誠不勝激切仰戴之至

慈聖皇太后賻禮謝疏同前

謝

䘏典疏

臣於本月二十八日該禮部題爲䘏典事欽奉　聖旨是朕元輔功在　社稷伊父䘏恩委宜從厚着照例與祭葬仍加祭五壇各差官前去祭葬以示優眷欽此伏念臣負罪積愆禍延臣父仰荷　聖慈特頒恩䘏屢　溫綸之俯賁視彝典而加優犬馬何有微勞烏鳥獲伸私悃古今罕遇存殁均霑臣雖糜骨捐軀莫能仰酬　洪造於萬一也臣哀苦病憊未能匍

詣闕庭俯伏叩謝不勝激切仰感之至

萬曆五年十月初二日

乞恩守制疏

臣於本月二十五日聞父訃音即移咨吏部題請放臣回籍守制隨該吏部題奉 聖旨朕元輔受 皇考付託輔朕幼冲安定 社稷朕深切倚賴豈可一日離朕父制當守君父尤重准過七七不隨朝你部裏即往諭着不必具辭欽此臣在憂苦之中一聞命下驚惶無措臣聞受非常之恩者宜有非常之報夫非常者非常理之所能拘也臣一介草茅忝司政

本十有餘年受 先皇顧託之重荷 聖主倚毗之
專無論平日所承 隆恩異數超軼古今卽頃者聞
憂之日 兩宮聖母爲臣憫惻 聖心感動爲臣悽
惋 慰吊之使絡繹道途 賻賵之賫充溢筐篚又
蒙 皇上親灑宸翰 特降璽書中間慰藉之懃懇
勉喻之諄切尚有溢於 聖言之外者臣伏而讀之
一字一淚雖旁觀逖聽之人亦無不傷心酸鼻者夫
自古人臣以忠結主商則成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
傳說周則成王之於公旦漢則昭烈之於諸葛亮其
隆禮渥眷辭命誥諭之文載在史冊至今可考固未

有謙抑下巽親信敬禮如　皇上之於臣若是之懇
篤者此所謂非常之恩也臣於此時舉其芥賤軀
摩頂放踵粉爲微塵猶不足以仰荅於萬一又何暇
顧旁人之非議狥匹夫之小節而拘拘於常理之內
乎且人之大倫各有所重使幸而不相值則固可各
伸其重而盡其所當爲不幸而相值難以並盡則宜
權其尤重者而行之今臣處君臣父子兩倫相值而
不容並盡之時正宜稱量而審處之者也况奉　聖
諭謂父制當守君父尤重臣又豈敢不思以仰體而
酌其輕重乎顧臣思之臣今犬馬之齒纔五十有三

古人五十始服官政而　本朝服制止於二十七箇月計臣制蒲之日亦五十六歳耳此時自量精神體力尚在強健　皇上如不以臣爲不肖外則操戈執鋭宣力於疆場内則荷槖持籌預議於帷幄逺邇閒劇惟　皇上之所使雖赴湯火亦不敢避是臣以二十七月報臣父以終身事　皇上昔人所謂報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者也如此則君臣父子之倫雖不得以並盡而亦不至於相妨夫古人有啣哀赴官墨縗從政者有金革之事則可方今頼　皇上威德四郊無壘九塞清塵故臣欲以其間少盡私情此臣之

所以顲　天泣血哀鳴而不能自已者也伏望　聖
慈垂念烏鳥微情　曲賜允許不惟臣之愚哀獲安
臣父有知亦䀹感於九泉矣
萬曆五年十月初二日奉
聖旨卿篤孝至情朕非不感動但念朕昔當十齡
皇考見背丁寧以朕囑卿卿盡心輔導迄今海內乂安
蠻貊率服朕冲年垂拱仰成頃刻離卿不得安能遠
待三年且卿身繫　社稷安危又豈金革之事可比
其強抑哀情勉遵前旨以副我　皇考委託之重勿
得固辭吏部知道欽此

再乞守制疏

頃者以臣父病故奏乞回籍守制伏奉　聖旨卿篤孝至情朕非不感動但念朕昔當十齡　皇考見背丁寧以朕囑卿卿盡心輔導迄今海內乂安蠻貊率服朕冲年垂拱仰成頃刻離卿不得安能遠待三年且卿身繫　社稷安危又豈金革之事可比其强抑哀情勉遵前旨以副我　皇考委託之重勿得固辭吏部知道欽此臣在痛楚困憊之中捧誦　綸音至先帝顧託一節觸地號天肝腸寸裂夫人之相與然諾相許猶能捐軀赴義死且弗背臣於　國家糞土

草芥之臣耳　先帝不知臣不肖臨終託臣以大事
叮嚀付囑言猶在耳中道而背之雖施於交友然且
不可乃敢以此事吾　君父而自蹈於誅夷之罪乎
蓋臣今所乞於　皇上者非長往遠引背而去之之
謂也痛念臣父別來十有九年雖陟岵之懷時時在
念而以　國家事重未敢言私竊常自擬俟　皇上
大婚禮成暫乞一假歸省不圖一旦奄至於此使臣
抱恨終天今日雖得歸家亦知扳號無及但念臣父
生身恩重今縱不得再覩其音容然及其未殯憑棺
一慟身負簣土加於丘壠之上猶得少逭其違曠之

答以慰冥漠之魂比及禫除臣當不俟　宣召馳赴闕庭以聽任使是臣未盡愚忠尚有俟於他日也若此願不獲將負痛終身雖勉強在此而情神沮喪心志昏迷發慮出謀必至乖舛或因而鬱鬱致病喪此殘軀則忠孝　君親兩俱有損此臣所以展轉栖惶而不能已於哀鳴也夫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君之於臣欲其生則生欲其死則死命之進則進命之退則退臣豈敢以區區螻蟻微情仰干大義之重所以屢控而不止者亦恃　皇上平日諒臣之深眷臣之篤憑　寵怙　恩而覬幸於一獲耳臣連日

痌切窮苦心蘊結而難紓語荒迷而無次惟　聖慈
哀憐臣下情不勝瀝血抆淚懇切祈望之至
萬曆五年十月初五日奉
聖旨覽奏詞益哀懇朕惻然不寧但卿言終是常理
今朕冲年國家事重豈常時可同連日不得面卿朕
心如有所失七七之期猶以爲遠矧曰三年卿平日
所言朕無一不從今日此事卻望卿從朕毋得再有
所陳吏部知道欽此
謝　賜甜食疏
伏蒙　聖母　皇上特遣近侍官孫良尚銘到臣私

頒賜甜食二盒茶食二盒又傳奉　慈諭着臣
節哀自愛臣謹叩首祇領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萬曆五年十月初四日

三乞守制疏

比者臣再疏陳乞伏奉　聖旨覽奏詞益哀懇朕惻
然不寧但卿言終是常理今朕沖年國家事重豈常
時可同連日不得面卿朕心如有所失七七之期猶
以爲遠矧曰三年卿平日所言朕無一不從今日此
事卻望卿從朕毋得再有所陳吏部知道欽此又聞
同官二臣言昨送本官將臣奏本到閣傳奉　聖意

云雖上百本亦不能從嗟乎古語云犬馬之誠不能
動人譬人之誠亦不能動天臣始不信今乃見之臣
前後所奏哀苦迫切之情非不仰觸　聖心也悲鳴
號泣之聲非不上徹　天聽也然竟不能徼一二之
幸於萬分之中者仰窺　皇上之心不過以數年以
來舉天下之重盡屬於臣見臣鞠躬盡瘁頗稱　意
指將謂　國家之事有非臣不能辦者此殆不然也
夫人之才識不甚相遠顧　上用之何如臣之不肖
豈真有卓犖超世之才奔軼絶塵之力惟　皇上幸
而用之故臣得盡其愚耳今在廷之臣自輔臣以至

於百執事孰非臣所引薦者觀其器能咸極一時之選
君　皇上以用臣之道而用諸臣諸臣以臣心之忠
而事　皇上將臣平日所稱聖賢道理　祖宗法度
此兩言者兢兢守之持而勿失則固可以端委　廟
堂而天下咸理是臣雖去猶未去也何必專任一人
而使天下賢者不得以各效其能乎且臣尚有老母
年亦七十二歲素嬰多病昨有家人到致臣母意囑
臣早歸田野之人不知　朝廷禮法將謂臣父既沒
理必奔喪屈指終朝倚閭而望今若知臣求歸未得
相見無期鬱鬱悽思因而致病則臣之心益有不能

自安者矣　皇上方以孝養　兩宮何不推此心以
及臣之母乎夫人之最難遣者憂思之情也臣本孱
弱之軀數日之間上戀　君恩下念父母欲留旣不
可欲去則未能抱此沉思寢食俱廢若使憂能傷人
則臣之身亦有不能自保者矣　皇上誠欲用臣何
不生全之以責他日之效乎臣聞獸死不擇音今臣
情勢窘急無可柰何蹐地號天誠不自知其詞之過
激而有干於嚴譴也惟　聖慈哀其愚而矜許之臣
無任拭淚抆血懇切仰干之至　奉
聖旨朕爲天下留卿豈不軫卿迫切至情恐相違拒

但今日卿實不可離朕左右着司禮監差隨堂官一

員同卿子編修嗣修馳驛前去營葬卿父完日卽迎

卿母來京侍養用全孝思卿宜仰體朕委曲眷留至

意其勿再辭該衙門知道欽此

謝　降諭慰留疏

臣三疏陳情未蒙　俞允今日該司禮監太監何進

恭捧　御筆　諭元輔朕以冲幼賴先生爲師朝夕

納誨以臣不逮今再三陳乞守制於常理固盡於

先帝付託大義豈不鮮終况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

一日二日萬幾尚未諳理若先生一旦遠去則數年

啓沃之功盡棄之矣先生何忍已有旨特差司禮監官同先生子前去造葬事完便就迎接先生老母來京侍養以慰先生孝思務要勉遵前旨入閣辦事豈獨爲朕實所以爲　社稷爲蒼生也萬望先生仰體聖母與朕惓惓懇留至意毋勞又有所陳欽此念臣以一縷微情屢瀆　天聽方跧伏苫凷以待譴誅乃荷　聖慈曲垂矜宥既逭其抗違之罪又申之　慰勉之辭念臣情切迭終　特遣樞臣而造葬知臣心懸歸省遂將老母以偕來　眷念周詳䘏存懇至實曠古所未聞之盛事皆人臣不當得之　殊恩臣伏

地頂　天叩心雪涕　乾坤並育何獨遺於蟲豸之微　雨露隆施乃偏潤於根荄之朽念兹　罔極欲報奚繇苟可藉手於一酬寧惜闔門之千指臣無任仰戴　天恩激切哀感之至

乞暫遵　諭旨辭俸守制預允歸葬疏

項者臣三疏陳情伏奉　聖旨朕爲天下留卿豈不軫卿迫切至情恐相違拒但今日卿實不可離朕左右着司禮監差隨堂官一員同卿子編修嗣修馳驛前去營葬卿父完日卽迎卿母來京侍養用全孝思卿宜仰體朕委曲眷留至意其勿再辭該衙門知道

欽此又奉　聖諭朕以冲幼賴先生爲師朝夕納誨以匡不逮今再三陳乞守制於常理固盡於　先帝付託大義豈不鮮終况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一日二日萬幾尚未諳理若先生一旦遠去則數年啓沃之功盡棄之矣先生何忍巳有旨特差司禮監官同先生子前去造葬事完便就迎接先生老母來京侍養以慰先生孝思務要勉遵前旨入閣辦事豈獨爲朕實所以爲　社稷爲蒼生也萬望先生仰體　聖母與朕惓惓懇留至意毋勞又有所陳欽此臣迫於一念微情蠢愚不能自解憑恃　寵眷屢瀆　宸嚴

不加譴訶已爲厚幸乃又仰厪　聖心曲加體卹施之以禮之所不當得以伸其追慕之情資之以力之所不能爲以遂其懷歸之願凡可以安臣之志而慰臣之私者皆親勞　聖慮屈巳下逮爲臣圖之無論臣心悲感啣結凡朝士大夫見者聞者無不惆切歎頌皆以大義責臣謂　殊恩不可以横干　君命不可以屢抗旣以身任　國家之重不宜復顧其私臣遑日枕塊自思且感且懼欲再行陳乞恐重獲罪戾且　大婚期近　先帝之所付託與　國家之大典禮莫此爲重乃一旦委而去之不思效一手一足之

力雖居田里於心寧安用是茹恐哀悰不敢再申前
請謹當恪遵　前旨候七七滿日不隨朝赴閣辦事
日侍　講讀但乞　聖慈俯諒愚哀容令在官守制
所有應支俸薪　准令盡數辭免一應　祭祀吉禮
俱不敢與入侍講讀及在閣辦事俱容青衣角帶出
歸私第仍以縗服居喪凡章奏應具銜者仍容加守
制二字使執事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臣職
子道庶幾少全再惟人子事親送終爲大臣父雖蒙
特恩遣官治葬然窀穸之事必躬必親乃可無悔今
卜地營塋須明年三四月間乃可竣工計此時　大

禮已成　國務稍暇至期仰懇　聖恩仍容臣乞假
一行送父歸窆便迎臣母一同來京臣得了此一念
則自此之後皆報　國之日矣臣不識進止敢預乞
俞旨以爲他日請行之地伏惟　聖慈矜許臣不勝
感激祈望之至　奉
聖旨卿爲朕勉出朕心始慰這所奏俱准歸葬一節
還候旨行吏部知道欽此

謝　賜點心甜食疏

今日伏蒙　聖母仁聖皇太后特遣司房太監劉彥
保到臣私第　頒賜甜食一盒七品點心一盒又傳

奉 慈諭天氣寒冷着臣節哀自愛臣謹叩首祗領

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又

今日伏蒙 聖母慈聖皇太后 皇上特差答應近

侍李忠到臣私第 頒賜上用甜食二盒素點心四

盒卷簽麪觔二盒又傳奉 慈諭天氣寒冷少要煩

惱臣謹叩頭祗領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乞恢 聖度宥愚蒙以全國體疏

比因翰林院編修吳中行等疏言臣當遵禮回籍守

制至有詆臣爲忘親貪位者以致上干 天 怒俱獲

重譴又蒙 特降 聖諭宣示百官朕受 天明命爲天下君進退予奪朕實主之豈臣下所敢自擅元輔張居正受 皇考顧命輔朕幼冲攄忠運猷弼成化理以其身任 社稷之重豈容一日去朕左右茲朕體其至情厚加恩卹凡人子所以榮親送終之典備極隆異元輔孝思已無不盡亦不在此一行且綱常人紀君臣爲大元輔旣受 皇考付託義不得復顧其私爲朕倚任義不得恝然自遂朕爲 社稷至計懇切勉留羣臣都當助朕留賢繼是同心爲國叵奈羣奸小人藐朕冲年忌憚元輔忠正不便已私乃

借綱常之説肆爲擠排之計欲使朕孤立於上得以任意自恣殊爲悖逆不道傾危　社稷大傷朕心茲已薄示處分用懲奸罔凡爾大小臣工宜各明于大義恪共職業共成和衷之治如或黨奸懷邪欺君無上必罪不宥欽哉故諭欽此該禮部刊布到臣臣傷痛之餘驚魂未定忽聞　朝廷有此處分心悚神悸寢食靡寧臣聞非常之元必致駴於衆庶經生之見每堅守其故常夫惟　聖人在天子之位乃能執義理之中正建皇極以導民固非經生學士之所能窺也臣雖不肖鄒魯之教習聞之矣束髮修行至於白

首雖一言一動之微猶兢兢如執玉捧盈罔敢失墜況事關綱常人紀士君子立身大節而可苟焉以自越於名教乎自從初計以至於今其叩心泣血呼號於 旻天之下者不啻三四矣乃臣也請之彌哀而皇上留之愈固留之而不得至於親勞 萬乘之重爲臣圖慮私情 特遣心膂之臣爲臣經理家事則朝廷之恩至於不可復加而臣之苦心殆顛連而無告矣夫臣所遇之時何時也所居之任何任也所事之 君何君也所受之 恩何恩也 皇上舉人子之力不能致者而悉以畀臣臣乃不以人臣之所當

爲者而效之於　上是尚得爲人類矣乎臣於此時
誠道盡途窮莫知所出故不得已而爲辭俸守制之
請又不得已而爲預討歸葬之請意欲暫遵　諭旨
以慰　皇上之心而預陳悃誠徐爲乞歸之計誠萬
萬不得已而爲之者也旣荷　聖慈矜允又許以歸
葬一節候　旨而行臣竊以爲　君親二念庶可曲
全而無害矣乃今議者不達　皇上所以懇切留臣
之意又不白臣所以委曲順　命之忠徒見三年之
喪古人所重奪情之事治世非宜舉其經文之説紛
紛憒擾遂致上干　天怒雷霆洊驚杖責編遣曾不

少貸又 特降宣諭讓諸臣以欺藐 君父忌憚排
擠則既虧 國體又傷 聖心而臣之微衷尤有惕
然不寧者矣夫域中三大君居其一臣欺其上罪不
容誅諸臣皆素知章句者今方責臣以不能盡子道
乃敢先自蹈於不臣之罪乎況 皇上聰明聖智曠
世間出臣往見大小臣工一瞻 天表輒欣慶累日
每聞 朝廷行一政出一令輒舉手吐舌謂 明見
萬里方傾心仰戴之不暇而敢萌欺藐之念乎如臣
之愚凡所注措惟知求利 國家不能取諧流俗以
此致恨理或有之若謂欺藐 君父則臣固知其必

無也方今 聖明在上百工濟濟臣每切慶幸以為雍熙太和之美庶幾復見今被二三狂童無端生此一釁使 君父挾見欺之心以臨臣而臣下蒙欺上之罪以事 主臣 主之間猜懼互起情悃隔閡議論滋多則安靜和平之福必不克以終享此臣所為深惜也今言者已詆臣為不孝矣斥臣為貪位矣詈臣為禽獸矣此天下之大辱也然臣不以為恥也夫聖賢之學有遯世不見是而無悶者人臣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區區訾議非毀之間乎苟有以成臣之志而行臣之忠雖被惡名不難受也臣之所懼

獨恐因是而益傷　皇上之心大虧　國體之重鑒
混沌未萌之釁爲將來無窮之害耳今諸臣已被譴
斥臣不敢又救解於事後爲欺世盜名之事前已奏
稱遵　諭暫出令亦不敢因人有言又行請乞以自
背其初心但連日觸事驚心憂深慮切故敢陳其縷
縷之愚伏願　皇上恢弘天地之量洞開日月之明
察兆心仰戴之誠憫迂儒拘攣之見卓然自信盡輝
羣疑今後凡有言者諒其無知勿與較計寧使愚臣
受辱毋致有傷　聖心仍乞　鑒臣初請俟　大禮
既成放臣歸葬則紛紛之議不俟禁諭而羣喙自息

矣臣不勝震懼隕越懇切祈望之至　奉
聖旨朕爲卿倘加恩䘏曲全父子之情卿爲朕抑情
順命實盡君臣之義於綱常人紀何有一毫虧損這
厮每明係藐朕冲幼朋興詆毀欲動摇我君臣傾危
社稷卿雖曲爲解說於法決是難容所奏朕以具悉
卿亦務勉遵諭旨用成大忠大孝以終　顧託之重
勿以浮言介懷欽此

謝　召見疏

昨該鴻臚寺少卿陳學曾等傳奉　聖諭以臣父喪
七七期滿　召臣於初六日吉期入閣辦事今日又

蒙 特差文書官孫斌 宣臣入見於 平臺臣以
此者臣父不幸仰荷 聖恩賜吊賜賻又 遣官治
葬卹典殊常臣於 國家未有尺寸之功叨此 隆
恩感洞心膂致詞稱謝伏奉 上諭先生孝情已盡
了朕爲 社稷屈留先生先生只想 父皇付託的
意思成全始終纔是大忠大孝欽此臣仰聆 玉音
悲感哽塞伏奉 皇上前後 諭旨委曲懇切臣愚
敢不仰體又昔承 先帝執手顧託誓當以死圖報
今日豈敢背違但臣賦性愚直凡事止知一心爲
國不能曲狥人情以致叢叢集怨讎久妨賢路今日若

得　早賜放歸不惟得盡父子微情亦可保全晚節
伏蒙　上諭先生精忠爲國的心　天地　祖宗知
道　聖母與朕心知道那羣奸小人乘機排擠的自
有　祖宗的法度處治他先生不必介懷欽此又蒙
諭今日好日子先生可就閣辦事欽此隨蒙　須賜
銀五十兩綵段四表裡與酒飯喫仍　命文書官孫
斌送臣到　閣臣當於　禁門叩謝　兩宮聖母恩
賚卽遵　旨赴　閣辦事訖念臣哀苦衷懷難勝重
任摧殘形狀有玷清班揆諸情禮之宜惟以縱歸爲
當乃蒙　聖慈不加厭棄曲賜慰留起諸苦塊之中

還昇絲綸之寄釋其苴杖假以冠裳預涓吉旦以
傳宣　特御内臺而接晉　恩光下霈藹然家人父
子之親　顧答頻煩寵止魚水君臣之契既服　訓
辭之諄切復蒙　殊錫之駢蕃至於　聖念之懃惓
難以名言而頌述臣於此際更復何辭惟當益竭衷
丹矢堅精白令雖暫援而止靖共之念不敢少懈於
斯須儻終得請而歸蚚結之忱尚欲勉圖於異日臣
下情無任激切感戴之至

謝　内府供給疏

先該臣奏乞辭俸在京守制已蒙　聖明俞允茲該

內府各衙門傳奉　聖旨元輔張先生俸薪都辭了
他平素淸廉恐用度不足着光祿寺每日送酒飯一
卓各該衙門每月送米十石香油二百斤茶葉三十
斤鹽一百斤黃白蠟燭一百枝柴二十扛炭三十包
服滿日止欽此臣仰荷　恩施愈深惶悚竊惟頃者
辭俸守制之舉正欲別於居官食祿之臣得奉　俞
音始安微分今乃叨此　大賚所入更爲加豐月分
內府之儲日給大官之饌是所辭者少而所受者多
旣傳虛名而又獲實利貪饕已甚廉節奚存不獲不
耕益重風人之刺繼粟繼肉謬叨賓禮之隆雖　聖

慈不靳於鴻施在微臣實盈於饜腹將聚族而共食

豈一飯之敢忘臣下情無任激切感戴之至

謝　免自陳疏

頃以星變示警仰蒙　聖明俯納言官所陳飭舉考

察之典令京堂官皆自陳不職以聽汰黜臣雖已辭

俸守制然猶奉　旨入閣辦事日侍　講讀實與事

故離任者不同昨該同官二臣為臣題請伏奉　聖

旨元輔本朕再四勉留又准辭俸守制着不必自陳

吏部知道欽此臣聞三公為大臣之首冢宰宜先中

書乃政本之司感召為切臣才品最下學術尤疎居

台府已踰十年總樞機又且六載上不能燮調元化佐明主以察璣衡下不能振舉宏綱率羣僚而修品式諸所注措每見乖違積此釁愆殆非朝夕故玄緯示掃除之象在愚臣實罪戾之尤謂宜亟賜汰除庶以少懲瘝曠豈意聖慈曲垂弘庇既逭黜幽之典復寛自劾之章俾以墨縗仍叅密務臣謬蒙恩宥愈切凌兢退自省循若爲消弭謹當澡心自勵克己知非洗垢刮瘢雖莫逭於既往拾遺補過期有救於將來臣下情無任激切感戴省悔圖報之至

請別　遣大臣以重　大禮疏

今日該文書官送本到　閣見有户科給事中李淶一本內稱　大婚吉禮臣有服制不宜與執事請乞改命等因伏奉　聖諭昨李淶說大婚禮不宜命先生供事這厮却不知出自　聖母面諭朕說先生盡忠盡不的孝重其事纔命上公元輔執事行禮先生豈敢以臣下私情違悞朝廷大事先朝奪情起復的未聞不朝祭居官食祿今先生都辭了乃這大禮亦不與可乎看來今小人包藏禍心的還有每遇一事即借言離間朕今已鑒明了本要重處他因時下喜

事將近姑且記着從容處他先生只遵　聖母慈命
要緊明日起暫從吉服勿得因此輒事陳辭欽此臣
捧誦　恩綸不勝感激不勝欽仰即宜遵奉無事瀆
辭但其事之本末外廷之臣或不及知而以臣爲有
所踰越以干　大禮臣不得不一言以自明先該禮
部題　大婚納采問名請　欽命大臣二員充正副
使行禮該文書官丘得用口傳　聖旨傳示　聖母
慈諭這大禮還着元輔一行以重其事又說忠孝難
以兩盡先生一向青衣角帶辦事固是盡孝但如今
吉期已近先生還宜暫易吉服在閣辦事以應吉典

出到私宅任行服制欽此昨日又節奉　聖諭朕奉
聖母慈諭賜元輔坐蟒胸背蟒衣各一襲該文書官
丘得用口傳又口傳　聖旨着於十九日起俱吉服
辦事欽此此臣被　命充使奉　諭從吉之由也伏
念臣前者具奏遵　旨暫留原以　大禮期近圖効
犬馬微勞以終　顧命之重然亦自知服色不便不
可與執事辱　大典乃蒙　天語諄諄傳示　聖母
慈諭謂　先朝舊典凡　大婚納采問名發冊奉迎
皆用班首勲臣及　内閣首臣將命又委曲　諭臣
暫易吉服從事葢　聖母與　皇上以腹心手足待

臣實與羣臣不同故凡　國家大事皆欲臣忝爲之管領而臣亦妄信其愚不敢以羣臣自處凡可以攄忠效勞者皆不避形迹不拘常禮而冐然以承之且士民之家其父母有大喜慶事爲之子孫者亦不敢以已之私忌而違父母之使命況事關　君父而臣又臣子之最親信者乎然此實非外臣之所能窺衆人之所可喻也但聞之古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變服從吉委爲未妥李湶所奏其意雖不可知而其言未爲不是伏望　聖慈俯從所論以禮使臣奏上　聖母容臣仍以初服在　閣辦事凡一應　典禮所當

行者謹當夙夜匪懈悉心措畫以賛襄　嘉禮之成
不敢辭勞惟是　遣命充使一節懇乞　聖慈別
遣大臣一員將事免令臣與庻　大典不致於溷辱
而臣之初心亦得以少安矣　奉
聖旨卿只遵奉慈命勿以小人之言自阻禮部知道
欽此

謝　皇太后慈諭疏

欽奉　聖母慈聖皇太后慈諭　皇帝大婚禮在邇
我當還本宮不得如前時常常守着看管恐　皇帝不
似前向學勤政有累聖德爲此深慮先生親受　先

帝付託有師保之責比別不同今特申諭交與先生
務要朝夕納誨以輔其德用終 先帝付託重義庶
社稷蒼生永有賴焉先生其敬承之故諭外賜坐蟒
蟒衣各一襲綵段八表裡銀二百兩用示惓惓懇切
至意欽此該司禮監隨堂太監張鯨 慈寧宮管事
牌子太監謹柯恭捧到臣私第臣謹叩頭祗領訖臣
捧誦 恩綸悲感交集追念壬申之夏 先帝不豫
召臣等於 御榻前該司禮監太監馮保宣讀 遺
囑以 皇上付託比時臣親聞我 聖母在帷中口
諭云江山 社稷要緊先生每務盡忠爲國臣伏地

慟哭至於失聲自惟才微力小不能勝此重任又念
聖齡方幼　睿質未充臣等外臣雖欲竭駑駘効犬
馬然燕見之時有限開導之益蓋寡　九重天遠高
卑逈隔豈能日侍　左右以調護起居輔養　德性
每念及此心切皇皇仰賴我　聖母　天篤慈仁
躬親教育居則同宮寢則對榻使非禮之言不得一
聞於耳邪媟之事不敢一陳於前凢　面命耳提諄
諄教戒不曰親近賢輔則曰聽納忠言不曰懷保小
民則曰節省浮費益我　聖母之於　皇上恩則慈
母也義則嚴師也至於臣之孤忠直道屢被憸邪誣

詆搓撼亦惟我　聖母　深加鑒亮　曲賜保全故
臣得以益堅自信盡展其愚自　皇上臨御以來於
茲七年以　聖躬則純真未鑿天然完固以　聖學
則精勤靡懈日就光明以內則道泰時清民安物阜
以外則百蠻歸款九塞塵清揆厥所由繄誰之力歟
仰惟我　聖母陰功至德豈獨慰我　穆考憑九之
託其　二祖　列聖在天之靈實默鑒之今海內臣
民歌誦　聖德推原本始者亦惟祝頌我　聖母壽
康福祉等同天地以保子孫黎民於億萬年也茲奉
誥諭以　慈駕還宮慮看管之少踈恐　聖德之有

累委臣以師保之責勉臣以匡弼之忠　寵錫駢蕃　先帝
開喻懇切臣捧讀未竟涕泗橫流念臣昔承
顧託之重旣矢以爲　國忘家捐軀徇　主矣其在
今日敢不益攄忠藎圖報　國恩但　内禁外廷地
勢自隔臣謨　毋訓聽納懸殊自玆以後尚冀我
聖母念　祖宗基業之重　天位保守之難凡所以
擁護　聖躬開導　聖學者尤望時加　訓廸勿替
夙恩臣知　皇上純孝性成必能仰承　慈意服膺
罔懈也至於進盡忠言弼成　聖政則臣分義所宜
自盡者雖微　慈諭猶當思勉况奉　教督諄諄敢

不罄竭愚衷對揚　休命臣誠不勝感激祈望之至

奉

聖旨覽卿奏謝　聖母具悉忠愛知道了禮部知道

欽此

乞遵守　慈諭疏

伏蒙　頒示　聖母勸勉　慈諭說與　皇帝知道

爾婚禮將成我當還本宮凡爾動靜食息俱不得如前時聞見訓教爲此憂思爾一身爲　天地神人之主所係非輕爾務要萬分涵養節飲食慎起居依從老成人諫勸不可溺愛衽席任用匪人以貽我憂這

箇便可以祈　天永命雖虞舜大孝不過如此爾敬承之勿違欽此臣等俯而捧讀仰而嘆曰大哉我聖母之訓乎龜鑑藥石不足以喻其明切也淵哉我聖母之德乎明德宣仁不足以爲之比倫也竊聞父母愛子必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乃爲真愛子於父母必服從其教訓不貽父母之憂乃爲至孝況我皇上一身承　祖宗基業之重爲　天地神人之主比之士民之家其所關係奚止萬倍故我　聖母諄諄教戒皆發於　天性至慈根於心而不容自已者蓋惟其愛之也深故其訓之也切惟其訓之也切益

見其愛之之深也至於愼起居節飲食毋溺袵席毋用匪人數語者尤爲緊切帝王所以養德養身之要舉不外此伏望　皇上仰體　慈心服膺　明訓不徒聽從於面命尤必允蹈於躬行　大婚禮成之後視朝講學比前更宜勤敏至於　晏息幸御尤望萬分保愛萬分撙節心存兢業儼如　聖母之在前身服　教言恒若　慈音之在耳則　聖壽可等於松喬　聖德可媲於堯舜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慶實在於此此乃　皇上之至孝所以仰承　聖母之真愛者也臣等不勝欽仰祈望之至

奉

御批

聖母慈訓朕當拳拳服膺尚賴卿等朝夕納誨左右

匡弼庶克有成覽奏知道了該衙門知道欽此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四十一

臣等庶幾克有成覽奏知道了該衙門知道欽此

聖母慈訓朕當奉承服膺尚藉卿等朝夕納誨左右

御批

奉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四十二

遼東大捷辭免加恩疏

伏蒙　發下遼東巡撫都御史張學顔報捷一本欽奉　聖諭昨見遼東捷報非常即奏　聞　聖母蒙面諭朕云賴　天地　祖宗默佑此時正爾行嘉禮之際有此大捷乃國家之慶我心甚喜元輔運籌廟謨二輔同心協贊纔得建此奇功我勉留張先生這是明效朕恭對云　聖母慈諭的是茲恭述以示先生等知一應敘錄宜從優厚稱朕惓惓仰體　聖

毋至意欽此臣等捧讀　恩綸不勝欣躍不勝感激看得遼東一鎮切鄰虜巢數年以來無歲無警邊民苦於侵掠官軍疲於戰守邇頻　皇上聖明留神邊備軫念該鎮將士比諸邊獨苦加賑加賞大霈　殊恩增餉增兵數破常格以故將士感奮咸思樹立以圖報稱前擒王杲斬馘一千有餘繼戰平虜獲級二百之上至於今次建功尤爲奇特出邊二百餘里斬獲四百三十彼之精銳咸就殲夷我之損傷止於一卒使東胡破膽頓消窺伺之謀西虜驚心益謹款關之約誠該鎮百餘年間未有之奇勲也且當　嘉禮

肇行之期　慈御移居之日而捷音凱奏千里飛傳
文德武功一朝咸萃臣等列職丞弼恭逢盛事欣
慶踴躍萬倍恒情然此實　上帝申庥　祖宗垂佑
我　皇上天威遠震諸將士戮力用命之所致也臣
等以章句腐儒竊祿禁近曾靡尺寸仰贊廟謨乃荷
宸綸謬加獎鑒又恭逑　聖母惓惓倚眷至意尤
踰尋常臣等內自省循誠不知將何爲報也夫有非
常之功者宜受非常之賞今該鎮捷報實爲非常俟
兵部題覆本上臣等謹遵　諭擬賞悉從優厚至於
臣等則先已奉　旨不得侵冒邊功臣居正又屢次

奏辭俱荷　聖慈俞允今次若欲　加恩則萬萬不敢叨承者也臣等不勝欣忭感切之至

辭

上巾恩賞疏

慈者伏蒙　聖恩以今日臣等恭覩　皇上整容上巾禮成　特賜臣居正銀一百兩紵絲六表裡臣調陽臣四維每銀八十兩紵絲四表裡及講官申時行等正字馬繼文等亦各　賚及臣等被　命之餘愧汗沾背仰惟　天恩寵賚豈敢抗違奔走效勞乃臣子常分自舉行　大禮以來臣等節被　恩施不一

而足至於今次所　賚尤爲踰常内自省循實爲忝
竊即講讀諸臣亦每向臣等言無勞叨賞於心不安
伏乞　聖慈俯鑒愚誠容臣等將今次　恩賚辭免
仍送該衙門交收庶　横恩不至於屢濫愚心亦得
以少安臣等不勝愧悚懇切之至
奉
聖旨朕上中始謂成吉奉　聖母慈命賜賚即内監
咸與况輔相豈可後不獨爲一侍視先生等宜欽承
慈眷并示講讀諸臣勿辭欽此
再辭遼東大捷

加恩疏

伏蒙　發下兵部覆遼東禦虜功次本敘及臣等該
文書官丘得用口傳　聖旨前有諭先生每運籌有
功該加恩敘錄擬旨來行欽此　天恩下逮綸旨傳
溫臣等不勝感激但決機奮勇執銳披堅本諸將士
之力即該鎮督撫官親總戎行者猶不可與之並論
況臣等官列　禁近職在論思仰賴　皇上威德遠
播屢殲醜虜邊境輯寧臣等因緣遭際霑被　寵榮
已爲萬幸豈敢又貪冒　天功妄希　恩賚況前已
有　明旨不許敘及閣臣之功臣等又曾屢辭恩命

今若因此復行叨冒是　明旨不信於人而臣等前
次具辭皆出於矯飾耳內自省循事體欠妥所有
恩命終不敢當謹將兵部本遵奉　前諭俱從厚擬
賞其　加恩臣等一節必望　聖慈俯鑒愚誠　特
賜停寢庶功賞不至於混濫愚分亦得以少安臣等
抗違　寵命不勝戰慄惶悚之至

奉

聖旨該鎮大捷實卿等運籌之功陛廕非濫既懇辭
朕勉從賜元輔銀一百兩彩段六表裏次輔二各八
十兩四表裏以示褒嘉該衙門知道欽此

乞歸塟疏

臣於去年九月二十五日聞臣父憂屢疏乞請回籍守制未蒙　俞允仰荷　聖恩特遣司禮監官爲臣父造塟　降諭慰留至再至三臣不得已奏乞暫遵諭旨辭俸在京守制仍候　大婚禮成再請歸葬奉聖旨卿爲朕勉出朕心始慰這所奏俱准歸塟一節還候旨行吏部知道欽此比時臣仰沐　恩眷殊常誠不忍一旦背而遠去又知　聖意堅定若瀆擾不已必獲重譴且　大婚期近臣叨承　先帝付託之重若不於此一効微勞卽歸伏草莽心豈能安故

暫留以順　上命預請以訂歸期誠萬萬不得已而
爲之者也旣荷　聖慈俞允許以俟　吉而行則又
自幸烏鳥微情亦必得遂於今日矣玆遇　皇上嘉
禮備成又值　兩宮聖母大慶臣得以淺陋之識討
論故事贊成　盛典犬馬圖報之忱於是少効乃敢
復申前請今頼　聖明在上中外事體帖然底定儻
蒙　天恩垂憫慨然允臣回籍終制固爲萬幸矣若
皇上必欲留臣驅使俾竭其駑駘之力則願乞數
月之假俟尊上　聖母徽號禮成之後星馳回籍送
臣父骨歸土即依限前來供職以畢臣惓惓圖報之

忠臣得了此一念剖心裂肝死無所恨臣干冐 天
威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奉
聖旨卿受遺 先帝輔朕冲年殫忠宣勞勳猷茂著
兹朕嘉禮初成復奉 聖母慈諭惓惓以朕屬卿養
德保躬倚毗方切豈可朝夕離朕左右況前已遣司
禮官營葬今又何必親行宜遵先後 諭旨勉留匡
弼用安朕與 聖母之心乃爲大忠至孝所請不允
吏部知道欽此

大婚禮成辭免一

加恩疏

昨奉　聖諭朕大婚禮成元輔張先生受　先帝付託殫忠竭力左右朕躬啓廸保護功難名述宜加殊恩以表眷酬二輔同心協贊勞績茂著並宜敘錄擬勑來行欽此隨該臣具辭止爲二臣擬　勑加恩今日該文書官孫斌口傳　聖旨張先生元功恩典當首加如何通不敘及着二輔另擬來看欽此仰惟

皇上嘉禮備成普天同慶因而覃敷　恩賚首及閣臣此　明主逮下之仁錄勞彰勸之典也臣敢固爲抗違以虛　貺施但臣於　國家受恩獨重　皇上

待臣既與諸臣不同則臣之報禮亦當與諸臣有異人之所不能者而臣爲之人之所可受者而臣辭之庶於分義少盡耳若 大禮之成臣不過討論故典贊成 盛事而已是豈衆人之所不能爲而 隆恩殊錫又豈人臣之所當受者乎况臣暫留於此原欲一効微勞既已辭俸守制則與見任有異若因此冒叨 恩典則昔者顧忠之悃適爲希覬之圖而外沾守制之名實冒見任之體初心既已自違事理亦爲欠當故在諸臣可受而臣決不可受也伏望 聖慈鑒臣微悃免令二臣另擬惟使臣愚志得伸雖蔬食

殞齒榮幸多矣臣不勝惶悚祈望之至

奉

勅諭吏部朕大婚禮成內閣輔臣忠勞茂著宜加特

恩元輔張居正受先帝付託盡忠輔導保護啓廸

勲猷獨茂宜加殊禮以答元功但元輔以守制懇辭

暫從其請俟制滿之日該部奏請加恩次輔呂調陽

加支尚書俸進兼建極殿大學士張四維加少保進

兼武英殿大學士兼官俱照舊仍各廕一子做中書

舍人以示酬眷如勅奉行欽此

再乞歸葬疏

茲者以臣父歸窆有日疏乞回籍送葬奉 聖旨卿
受遺 先帝輔朕沖年殫忠宣勞勳猷茂著茲朕嘉
禮初成復奉 聖母慈諭惓惓以朕屬卿養德保躬
倚毗方切豈可朝夕離朕左右況前已遣司禮官營
葬今又何必親行宜遵先後 諭旨勉留匡弼用安
朕與 聖母之心乃爲大忠至孝所請不允吏部知
道欽此臣伏誦 宸綸涕泗橫集念臣雖賦質愚昧
然君臣大義頗知向方況昔承 先帝顧託之重茲
又奉 聖母申命之頒耿耿孤忠寧敢自負但臣今
日所祈非欲長往遠引忍於背違者也痛念先臣生

臣兄弟三人愛臣尤篤自違晨夕十有九年一旦訃
聞遂成永訣生不得侍養焉歿不得視含焉每念及
此五內崩裂一從聞訃籲天號泣恨不能朝被　命
而夕就道也後屢奉　溫諭慰留諄切義不敢抗情
不忍離又念大婚期近欲因此一効犬馬微勞故暫
留以俟後　命預請以訂歸期此臣處　君臣父子
之變不得已而委曲以求通者也然抱此隱痛神往
形留加以孤志不明橫遭狂訕內憂外侮舉集於一
身數月以來志意衰沮形容顦顇惟含慟飲泣屈指
計日以俟　嘉禮之成冀以俯遂其初願耳夫盡忠

所以成孝而死者不可復生臣豈不知今日之歸無益臣父之死且重荷　殊恩特遣重臣爲之造葬送終之禮已爲極至臣今雖去亦復何加但區區烏鳥私情雖欲一見父棺送之歸土以了此一念耳若此念不遂雖强留於此而心懷蘊結形神愈病必不能専意一慮以圖　國家之事公義私情豈不兩失之乎比得家信言臣父葬期擇於四月十六日如蒙
聖慈垂憐　早賜俞允給臣數月之假俟尊上　兩
宮聖母徽號禮成即星馳回籍一視窀穸因而省闕臣母以慰衰顔儻荷　聖母與　皇上洪庇臣母幸

而康健無病臣即扶侍同來臣私念旣遂志意獲紓自此以後當一心一慮服勤終身死無所憾是令雖暫曠於數月而後乃畢力於終身　皇上亦何惜此數月之假而不以作臣終身之忠乎此臣之所以叩心泣血呼　天乞憐而不能自已者也若謂臣畏流俗之非議忽　顧託之重任孤負　國恩欲求觧脫則　九廟神靈鑒臣之罪必加誅殛人亦將不食其餘矣臣情出迫切冒瀆　宸嚴自干斧鉞誠不勝戰慄惶悚之至

奉

聖旨朕勉留卿原爲　社稷大計倚毗深至覽卿此
奏情詞益迫朕不忍固違准暫回籍襄事還寫勅差
文武官各一員護送葬畢就着前差太監魏朝敦趣
上道奉卿母同來限五月中旬到京往回都着馳驛
該省撫按官仍將在籍起身日期作速差人奏報該
衙門知道欽此

謝　假歸葬疏

玆者臣再疏懇乞給假歸葬奉　聖旨朕勉留卿原
爲　社稷大計倚毗深至覽卿此奏情詞益迫朕不
忍固違准暫回籍襄事還寫勅差文武官各一員護

送葬畢就着前差太監魏朝敦趣上道奉卿母同來
限五月中旬到京往回都着馳驛該省撫按官仍將
在籍起身日期作速差人奏報該衙門知道欽此臣
屢疏陳情萬非得已瀆擾 天聽方切悚惶乃蒙
聖慈不加譴訶 特賜俞允又遣官衛導預定來期
臣憂苦之悰一朝頓解抆泪雪涕忽若更生不惟臣
父有知對感於地下因以昭示天下使知 君父有
兩重之恩忠孝有曲全之道凡爲人臣者孰不思委
質捐軀以盡莫逃之分爲人子者孰不思竭誠致慎
以伸難解之情 聖朝懿舉又不獨關係臣一身之

進退而已頃臣昔者急切求歸秪欲遂烏鳥思親之念今者違離有日又不勝犬馬戀主之心擬候
兩宮聖母徽號禮成之後伏乞特賜召見於便
殿一覲天顏面陳微悃以少伸瞻戀之忱臣仰荷
隆恩不勝激切感戴之至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待卿行有定日朕于文華
殿召卿面辭禮部知道欽此
請簡用閣臣疏
照得閣臣列在禁近以備顧問代王言其職

務最爲繁重必博求賢哲廣集衆思乃足以仰贊
皇猷弼成　化理今臣居正以題奉　欽依給假回
籍止臣調陽臣四維二人在閣誠恐聞見有限辦理
不前或致誤事伏乞　聖明俯察在　廷諸臣有心
術端正才識優長者　特賜簡拔一二人與臣等同
辦閣務庶共濟有賴庶事可康臣等又查得　先朝
簡用閣臣多出　特旨間有下部會推者又查得萬
曆三年八月内該臣等以閣臣員缺題請　簡用奉
聖旨卿等舉堪任的來看欽此隨該臣等推舉詹
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張四維等

三負欽蒙 御筆點用臣四維合無今次仍請 聖
明特簡或 勅下吏部會推上請 點用臣等未敢
擅便謹題請 旨
奉
御批卿等推堪是任的來看欽此

奉 旨 薦舉閣臣疏

昨該臣等題爲 閣務繁重懇乞 聖明慱簡才賢
以廣忠益事乞增用閣臣協贊機務請斷自 宸衷
特賜簡用或 勅下吏部會官推舉等因奉 御批
卿等推堪是任的來看欽此欽遵查得萬曆三年八

月內臣等題請　簡用閣臣亦奉　御批卿等舉堪任的來看欽此臣等隨舉得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張四維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馬自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申時行三員堪任奉　御批張四維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着隨元輔等在內閣辦事吏部知道欽此其馬自強等二員隨蒙　聖明簡擢馬自強陞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申時行歷陞吏部右侍郎仍日侍講讀是二臣之才品學識固已簡在
聖心矣今臣等公同評品堪任是職似亦無踰於二

臣者敢仍以二臣推上伏乞　聖明再加審酌於二
臣之中或　簡用一員或並用二員令其與臣等同
辦閣務深為便益再照二臣才品雖同年資稍異馬
自強任禮部尚書已及三年近又恭遇　大婚嘉禮
頗効勤勞如用本官似應量加一品宮銜仍以尚書
兼閣學辦事申時行年資稍淺如用本官似應量轉
左侍兼閣學辦事乃為相應臣等俱未敢擅便謹題
請　旨
奉
聖旨馬自強以本官加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

申時行陞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俱着隨元輔
等在内閣辦事吏部知道

請給勘合疏

玆者臣仰荷　聖慈俯容給假歸葬違遠有期不勝
瞻戀念臣謬膺　重託頂戴　鴻恩雖身遠　闕庭
而　國家之事有不能一刻暫忘於心者辭　朝之
後或於四方事情有所聞見或於　朝廷政務有所
獻替即欲不時奏　聞但途路寫遠未能即達伏乞
　勑下兵部給與勘合數道以便差人齎奏臣不勝
惓惓願忠之至

奉

聖旨准給與兵部知道

謝　賜勑諭并　銀記疏

茲者蒙　准給假辭行有日仰荷　天恩　特降手
諭朕大禮甫成倚毗先生方切豈可一日相離但先
生情詞迫切不得已准暫給假襄事以盡先生孝情
長途保重到家少要過慟以朕爲念方是大孝五月
中旬就要先生同母到京萬勿遲延致朕懸望又先
生此行雖非久別然國事尚宜留心今賜先生　帝
賚忠良銀記一顆若聞朝政有闕可即實封奏聞外

奉
聖母慈命賜先生路費銀五百兩紵絲六表裏
朕賜亦同先生欽承之故諭欽此并　龍箋勅諭一
道　帝賚忠良銀記一匣銀池鎖鑰全該司禮監太
監王臻恭捧到臣私寓臣謹叩頭祗領訖又該本官
口傳　聖旨着臣於十一月詣　文華殿　面辭欽
此念臣頃以微情上干　高聽仰蒙　矜憫　特賜
允俞犬馬之忠既少伸于朝宁烏鳥之願兼追盡于
家園戴此　恩私已難報荅兹復　渙頒睿藻　曲
軫微悰愍其在道之勞令加珎護憂其憑棺之慟俾
順禮經温然家人父子之親溢於口語文字之外三

薰三復一涕一言且　鳳紵龍箋煇煌暎日精鏐彩幣炫爛充庭至於圖章篆記之頒雖　先朝間有若乃取義命詞之重則往牒希聞昔傅說之輔商宗是稱　帝賚若魏徵之對唐帝曾辯忠良豈如一介孤蹤兼備二臣盛美遭逢若此稱塞謂何臣敢不俯抑哀悃仰紓　慈念望歸途之漸渺瞻　魏闕以長懸　天語春溫時佩　推心之愛星言夙駕日虔趨命之恭尚勉圖有謀入告之忠庶以見在遠不忘之義臣感戴　洪恩無任瞻戀激切之至

奉

聖旨覽卿奏謝具見忠愛朕心嘉慰卿未行朕已懸望宜早襄葬事星馳赴京吏部知道欽此

謝　兩宮賜路費疏

今日伏蒙　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以臣蒙　准給假特賜路費銀五百兩紵絲四表裏差　慈慶宮管事太監李用恭捧到臣私寓臣謹叩頭祇領訖　慈恩下逮行色增輝　寵錫非常鏤肌切感念欲仰酬夫　高厚唯有俯罄其忠丹一心永肩九死奚惜臣不勝激切仰戴感奮思報之至　聖母仁聖懿安皇太后賜路費銀三百兩紵絲六表裏謝疏同

奉

聖旨覽卿奏謝　聖母知道了禮部知道欽此

召辭紀事

先是有　旨令臣以十一日詣　文華殿　面辭是日　上御　文華殿西室　召臣入致辭云臣仰荷天恩准假歸葬又　特降手諭賜路費銀兩表裏及銀記一顆臣仰戴　恩眷非常捐軀難報　上云先生近前來些臣至　御座前　上諭云　聖母與朕意原不肯放先生回只因先生情詞懇切恐致傷[illegible]允行先生到家事畢即望速來國家事重先

生去了朕何所倚託臣叩頭謝因奏言臣之此行萬
非得已然臣身雖暫違犬馬之心實無時刻不在
皇上左右伏望　皇上保愛　聖躬今　大婚之後
起居食息尤宜謹慎這一件是第一緊要事臣爲此
日夜放心不下伏望　聖明萬分撙節保愛又數年
以來事無大小　皇上悉以委之於臣不復勞心今
後　皇上却須自家留心莫說臣數月之別未必便
有差誤古語說一日二日萬幾一事不謹或貽四海
之憂自今各衙門章奏望　皇上一一省覽親自裁
決有關係者　召內閣諸臣與之商確停當而行

上說先生忠愛朕知道了又奏臣屢荷　聖母恩慈以服色不便不敢到　宮門前叩謝伏望　皇上爲臣轉奏　上又說知道了長途保重到家勿過哀臣仰荷　聖慈憫念不勝感戀伏地哭泣不能致謝

上云先生少要悲痛然　天語未畢亦哽咽流涕臣叩頭而退　上謂左右云我有好些話要與先生說見他悲傷我亦哽咽說不得了隨着人奏知　聖母

聖母亦感痛差管事牌子李旺賜銀八寶六十兩途中賞人又口傳　慈諭先生既舍不得　皇帝到家事畢早早就來不要待人催取欽此

謝　召見面辭疏

今日伏蒙　召臣於　文華殿西室　面辭仰荷
天語慰諭諄諄臣犬馬之情不勝依戀涕泗横集言
不能宣仰見　聖慈垂憫亦爲臣哽咽隨蒙　特遣
文書官太監孫斌　暖殿牌子李忠賜臣食品八盒
又蒙　聖母差　慈寧宮牌子李旺　賜臣銀八寳
豆葉六十兩爲途中犒賞之需又口傳　慈諭臣行
之後　皇上無所倚託到家事畢即宜早來不必候
人催取臣謹俱叩頭祗領訖臣數年供奉一旦違離
悵望　天顔心焉如割歸家竣事即當仰遵　慈諭

星夜前來用畢臣惓惓圖報之忠不敢迍邅以負
重託臣不勝感戴瞻戀之至
奉
聖旨覽卿奏謝　聖母知道了禮部知道
謝　遣官郊餞疏
茲臣蒙　准給假先於十一日詣　文華殿　面辭
今日出城就道伏蒙　聖恩　特遣司禮監太監張
宏餞送於郊外又　賜臣甜食二盒乾點心二盒臣
謹望　闕叩頭祗領即時啓行去訖重臣嚮　命寵
賜賓筵　尚食分珍光生祖道仰　聖情之繾綣荷

帝賚之駢蕃往昔所希冒叨愈甚徂途日遠躬跋涉以星言　魏闕天高望雲霄而雨涕臣無任感戴瞻戀之至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歸葬事畢謝　恩疏

臣前乞　恩給假荷蒙　俞允於三月十三日辭行一路感　恩含痛倍道遄征至四月初四日抵家拜臣父柩一慟幾絕孀母見臣歸來猶訝夢中相見臣因備誦　聖母　皇上　慈恩特許歸葬本末母子

相抱痛哭失聲當是時鄉　老親戚故舊環列柩前靡不噓唏感歎仰頌　恩遇者乃以四月十六日率子弟族人扶臣父柩歸窆之於　勅賜太暉山之原其日　欽遣營葬司禮監太監魏朝工部主事徐應聘諭祭禮部主事曹誥護送臣同尚寶司少卿鄭欽錦衣衛指揮僉事史繼書先任湖廣巡撫都御史今陞刑部右侍郎陳瑞撫治鄖襄等處都御史徐學謨及地方司道等官畢來會葬謹已妥厝成禮訖臣於臣父菽水之養雖有曠於生前窀穸之禮幸少盡於歿後宿心獲遂寘骨用安斯實仰荷我　皇上至仁

徧覆　大孝弘敷故臣得以少釋終天之恨曲全烏
鳥之情臣闔門百口仰戴　隆恩無可報荅惟有竭
誠盡力爲臣死忠爲子死孝庶以少酬　洪造之萬
一耳臣聞　天雖高而聽則卑人有求而願必遂前
者中外臣工見　聖母慈諭倚託之重　皇上溫旨
勉留之懇以爲臣之所請必不得遂矣豈意　聖慈
曲軫幡然　允俞俾臣宿願獲伸前言終踐于以見
皇上愛臣之篤不強其心之所弗安于以見微臣
獲　上之深得行其道之所當盡皆有出於羣情意
料之外者誠　聖朝希曠之恩敎孝作忠之典也臣

不勝銘心鏤骨感激啣戴之至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請寬限疏

臣於三月十三日蒙 恩准假辭行至四月初四日抵家十六日葬臣父訖除另具奏謝 恩外先該臣奏乞給假葬父省母伏奉 聖旨朕勉留卿原爲社稷大計倚毗深至覽卿此奏情詞益迫朕不忍固違准暫回籍襄事還寫勅差文武官各一員護送葬畢就着前差太監魏朝敦趣上道還奉卿母同來限五

月中旬到京往廻都着馳驛該省撫按官仍將在籍
起身日期作速差人奏報該衙門知道欽此今葬事
已竣即宜遵奉　前旨同臣母星馳赴　闕圖報
國恩但臣母今年七十有三一向多疾去年痛臣父
殁舊疾轉增今年正月[illegible]伏枕數日飲食頓減此司
禮監太監魏朝所親見比因臣歸母子相見乃復易
悲為歡眠食復舊然氣體終是羸弱不勝勞苦臣因
誦　聖母慈諭　皇上恩旨欲令同臣赴京臣母須
戴　鴻恩即當力疾就道奈今天氣漸暑道路阻修
高年多病之軀豈能跋涉二三千里之遠為此進退

躊躇誠難自強臣欲欽遵　嚴限獨身前來又恐有違將母同行之　旨不得已再瀝悃誠仰干　天聽惟祈　聖慈俯賜寬限容臣暫停至八九月間天氣凉爽扶侍臣母一同赴京其先差司禮監太監魏朝原以葬臣之父取臣之母今臣父既葬臣母未行久稽使命臣心不安合無　俯容先回復　命免令敦促俾臣得扶侍老母從容赴　闕是今雖暫違數月之限而私願既遂母身獲寧内顧無虞志專報　主自兹以往捐軀碎首死無所憾矣臣怙恃　恩慈屢行瀆不勝惶悚隕越之至

奉
聖旨朕日夜望卿至如何却請寬限着留先差太監魏朝待秋涼伴送卿母共來卿宜作速上道務於五月終到京以慰朕懷方是大忠大孝便寫勑差錦衣衛堂上官一員星夜前去催來勿再遲延該衙門知道欽此

奉諭擬遼東賞功疏

臣於三月十三日蒙　恩准假回籍至四月初四日抵家方經營臣父葬事忽於本月十一日該兵部差官齎奉　聖諭內閣昨見遼東塘報大捷比前次更

多朕心深喜今早奏聞　聖母歡悅殊甚朕以沖年
踐祚恒念德不足格　天威不能慴虜夙夜惕勵而
邊臣奮勇屢立非常奇功誠如　聖母前諭賴　天
地　祖宗默佑乃國家之慶元輔平日加意運籌卿
等同心協賛之所致也部疏上時卿等一錄封此諭
內着兵部馬上差人星夜前去與張先生看將一應
敘錄比前再加優厚用示朕惓惓奬酬之意欽此又
該同官大學士吕調陽等錄示閣中題稿并該鎮塘
報傳奉　聖意欲臣議擬處分等因臣在哀苦之中
忽聞該鎮有此奇捷輙復轉戚爲欣抆淚稱慶又惟

慶賞予奪雖　朝廷大政然以我　皇上之明聖傒
該部題覆閣臣票擬之日　皇上秉離照以裁之出
乾斷以處之自將應機立解遊刃有餘乃不遠數千
里而詢及於臣且　俯念微勞冲然讓美誠　聖不
自聖謙而又謙之心也臣又曷勝欽仰曷勝感激竊
照遼東一鎮歲苦虜患邇賴　聖明加意鼓舞屢奏
膚功乃今以裨將偏師出邊遏剿斬馘至四百七十
餘級而我軍並無損失功爲尤奇況當　嘉禮美成
之會兩月之間捷報踵至而今次所獲比前更多此
誠　昊穹純祐　宗社垂庥我　皇上聖武布昭之

所致也所據該鎮文武諸臣協心用命功委可嘉
聖諭欲加厚賞誠不爲過雖其中有投降一節臣未
見該鎮覈勘詳悉第據塘報所稱如總兵李成梁素
稱忠勇屢立奇勳前次劈山之捷該部議加封爵臣
欲留此殊典以待後功故未敢擬今次大捷伊雖未
嘗親歷戰陣而號令調度實由主將論功行賞仍宜
首敘似應量加流爵以勸功能副總兵陶承嚳奮勇
當先決機取勝副使翟繡裳守備顧嚴督察加慎俱
宜重加陞級仍行厚賞總督梁夢龍巡撫周詠履任
雖俱未久威令亦已大行宜並陞俸級或量與廕敘

本兵調度有功尚書方逢時宜加陞敘侍郎曾省吾部光先宜加俸級或特與服色其餘將士及文武臣工與有勞者或陞或賞該部議覆自有舊例臣不能一一敘擬惟 須賞一節本出 特恩今次似在可已伏乞 聖裁再照近年各邊獲功屢蒙 聖恩敘及閣臣欲加陞廕臣自以職在論思不敢攘奪將士之功具疏辭免不啻四五俱荷 聖明俞允但同官諸臣所處原自不同乃以臣之故竟未得一霑 恩命臣心恒以爲歉今臣既不在任而諸臣協贊廟略發蹤指示功自有歸伏乞 聖慈弘敷大賚將大學

士呂調陽張四維　特加武廕馬自強申時行量加文廕以酬其勞至於臣者　寵榮已極涯分久踰茲荷　宸綸追獎已逾華袞之褒決不敢復有叨冒以取覆餗之尤也臣愚昧無知誤蒙　聖明俯詢敢略陳其槩統冀　聖明裁奪施行

奉　諭還朝疏

先該臣以臣父葬畢即宜遵　旨將母赴　闕緣臣母老暑天不能遠涉疏乞寛限奉　聖旨朕日夜望卿至如何却請寛限着留先差太監魏朝待秋凉伴送卿母北來卿宜作速上道務於五月終到京以慰

朕懷方是大忠大孝便寫勅差錦衣衛堂上官一員星夜前去催來勿再遲延該衙門知道欽此本月十六日蒙　差錦衣衛指揮僉事翟汝敬齎奉　勅諭一道到臣原籍該地方官迎接至臣私第開讀　皇帝勅諭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張居正卿前奏請給假爲父封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張文明營葬朕念卿孝心懇切不忍固違暫准回籍襄事限五月中旬回京實非得已自卿行後朕惓惓注念朝夕計日待旋茲覽來奏復請寬假欲待秋凉奉母同來殊乖朕望茲特命

錦衣衛指揮僉事翟汝敬馳驛星夜前去守催起程
卿母既高年畏熱着先差太監魏朝留待秋凉伴送
來京卿可即日兼程就道務于五月末旬囘閣辦事
用副　先帝委託之重以慰朕夙夜倚毗延佇至意
欽哉故諭欽此又特奉　宸翰　諭元輔張先生自
先生辭行之後朕心日夜懸念朝廷大政俱暫停以
待今葬事既完即宜遵旨早來如何又欲寬限茲特
遣錦衣衛堂上官齎勅催取勅到即促裝就道以慰
惓惓先生老母畏熱難行選着太監魏朝將先生父
墳未盡事宜再行經理便候秋凉護送先生老母同

來先生宜思　皇考付託之重　聖母與朕眷倚之
切早來輔佐以成太平之治萬勿躭延有孤懸望先
生其欽承之欽此臣謹焚香望　闕叩頭祗領訖
天使歸門　雲緘啓札　聖心懸切　眷命重申臣
既迫大義之難違又念　殊恩之未報雖有私曲遑
復爲圖謹欽遵　諭旨留臣母託之司禮監太監魏
朝俟秋涼徐行臣已於本月二十一日更服墨縗星
馳就道伏念臣違遠　闕庭已踰兩月今恨不能一
蹴便至仰覲　天顏但臣原籍去京師幾三千里加
以道途霖潦每至迍邅哀毀餘生難勝勞頓今計五

月終旬之限已屬稽違私心惶惶不遑寧處除候到
京之日伏槀待 譴外謹先奏 知以仰慰 聖母
皇上懸念尤冀 聖慈曲垂矜憫 特寛斧鉞少假
便宜俾孱弱之軀獲免困仆裂肝碎首死不敢辭臣
無任惶悚隕越之至

奉
聖旨覽奏知卿已在途朕心慰悅炎 遠道宜慎加
調攝用副眷懷便從容些行不妨吏部知道

謝 遣官郊迎疏

臣於五月二十一日被 召還 朝早夜疾趨以六

月十五日未刻到京城外仰荷　天恩特遣司禮監太監何進　賜宴於眞空寺該何進口傳　天語慰勞勤惓又傳奉　聖旨若午時分進城便着張先生在朝房稍候朕即召見於平臺若未時分進城着先生進到宅安歇次日早免朝召見欽此念臣昔者彝歸已沐賓筵之　遣餞令茲趨　命又厪　重使以勞迎　湛露重濡　需雲偏覆光生俎豆　寵極章絲頒以草野微賤之臣辱此　聖朝殊絕之典捫心自懼粉骨難酬除今日遵奉　恩諭於朝房齋戒沐浴次早恭詣　文華殿　朝見外臣不勝仰戴　鴻

恩激切感奮之至

奉

聖旨卿冒暑疾馳忠勤茂著朕心嘉悅特遣官郊勞用示眷酬覽奏謝知道了禮部知道欽此

謝　兩宮遣使郊勞疏

臣於五月二十一日被　召還　朝早夜疾趨以六月十五日到京仰荷　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　特遣慈寧宮管事太監李琦於城外真空寺口傳　慈諭慰勞懃惓又　特賜銀八寶二十兩金錢川扇十柄隨又遣管事太監李用頒賜　上用乾點心二盒

熟鮹四盒果餅二盒鮮果二盒清酒一罈臣謹俱叩
頭祇領訖伏念臣受 國厚恩矢當捐軀以報聞
君召命豈敢俟駕而行起居不遑分義宜爾乃荷
慈恩曲軫 寵命重申諄諄 慰勞之辭奕奕琛奇
之貺顧以凡庸沐此優眷鏤肌切感隕首奚辭臣不
勝感奮激切之至 仁聖懿安皇太后同

奉
聖旨覽卿奏謝 聖母知道了禮部知道欽此

謝 召見疏

臣於本月十五日趨 召到京十六日仰承 恩諭

賜見於 文華殿西室該臣以前者蒙 恩准假葬父事竣臣母老未能同行又蒙 聖恩特留司禮監太監魏朝候秋涼伴行臣一門存歿仰戴 天恩不勝感切叩頭稱 謝伏承 天語先生此行忠孝兩全了臣因奏臣一念烏烏私情若非 聖慈曲體何由得遂感 恩圖報之忱言不能宣惟有刻之肺腑而已蒙 諭云暑天長路先生遠來辛苦臣叩頭謝因請違限之罪蒙 諭云朕見先生來甚喜兩宮聖母亦喜臣奏臣違遠 闕庭倏忽三月然犬馬之心未嘗一日不在 皇上左右不圖今日重覲

天顔又聞　聖母慈躬萬福臣不勝慶忭蒙　諭云
先生忠愛朕知道了又　問云先生沿途見稼穡何
如臣因備述往來經過畿輔河南地方今春二麥全
收秋禾茂盛實豐登之慶又　問黎民安否臣奏各
處撫按有司官來見臣必仰誦　皇上奉　天保民
至意諄諄告戒令其加意愛養百姓凡事務實勿事
虛文臣見各官競競奉法委與先年不同以是黎民
感德皆安生樂業實有太平之象又　問今邊事何
如臣因奏昨在途中見山西及陝西三邊督撫總兵
官俱有密報說虜酋俺荅西行爲挨落達子所敗損

傷甚多俺荅僅以身免此事雖未否虛實然以臣策之虜酋真有取敗之道夫夷狄相攻中國之利此皆皇上威德遠播故邊境乂安四夷賓服因叩頭稱賀蒙 諭云此先生輔佐之功臣又奏虜酋若果喪敗胡運從此當日衰矣但在我不可幸其敗而輕之蓋聖王之制夷狄惟論順逆不論彊弱若其順也彼勢雖弱亦必撫之以恩若其逆也彼勢雖彊亦必震之以武今後仍望 皇上擴并包之量廣覆育之仁戒諭邊臣益加恩盡彼既敗於西將依中國以爲固又恐乘其敝而圖之若我撫之不改初意則彼之感

德益深永爲藩籬不敢背叛此數十年之利也仰見
天顔喜甚再三首肯云先生說的是又蒙　諭先生
沿途辛苦今日見後且在家休息十日了進閣臣草
莽微軀仰荷　聖慈垂念叩頭稱　謝隨又蒙　恩
賜銀一百兩紵絲六表裏新鈔三千貫羊二隻酒二
瓶茶飯一卓燒割一分臣謹叩頭稱　謝又蒙　遣
司禮監太監張宏引至　慈慶　慈寧朝謁　兩宮
聖母謝　恩而出竊念臣往摅懇悃仰冒　恩私得
暫解於繁機幸克襄乎大事遠荷　聖情之懸注特
厪　勅使之敦催爰望闕以遵途遂脂牽而戒兩碩

星馳夙駕雖啓處之不遑柰水遠山長恨奮飛之莫
逮致稽程限已踰旬朝自知不免於　嚴訶敢望獲
從乎寬政乃蒙我　皇上洪慈宥假優眷駢蕃盤珎
特出於尚方迎勞更煩乎中貴　禁扉宵啓促文席
以清言　天語春溫霽　宸嚴而俯慰憂民艱而軫
邊事曲　賜咨詢修內治而計外攘謬承　鑒奬禮
隆晝日侈三接以爲榮　澤溥雲天擬百朋而非重
戴　恩罔極圖報奚繇惟誓捐徇馬之餘生庶少荅
乾坤之大造臣誠不勝踴躍欣忭激切感戴之至
奉

聖旨朕昨見卿喜甚又聞歲豐民安邊境寧謐益用
欣慰覽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欽此

新刻張太嶽先生文集卷四十二

欽依覽奏該知道了該部知道欽此

聖旨[illegible]作見[illegible]甚其又聞[illegible][illegible]兵安邊[illegible]當一[illegible]益用

新刻張太嶽先生文集卷四

乞鑒別忠邪以定國是疏

臣于本月十五日趨
召到京晚閱邸報見戶部浙江司員外郎王用汲一本為乞察總憲大臣欺罔以重正氣以彰 國是事
奉 旨切責革職為民 臣不知所言何事其時方急于赴 命企覲
天顏一切時事俱未暇諗問次日
朝見畢會同官三 臣始知 用汲以都察院左都御史

陳炌參論湖廣巡按御史趙應元託病乞休謂其有所阿附等情妄行誣詆然尚未見其全疏也日來少暇取其全抄讀之始知用汲之言陽爲論炌實陰以攻　臣也憸邪小人已蒙

聖斷處治　臣似可置之無論但其所言有　朝廷政體所關天下治亂所係者　臣　若隱忍不言將使忠邪混淆是非倒植卒致　國是不定政本動搖非細故也劉向有言讒邪之臣將同心以害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邪臣進者亂之機也方今天下當五陽之會處極辨之朝一陰潛萌其兆已見羣邪害正積慮

自深臣有　社稷之寄心切憂之故不容已于言也
臣請先析其疏中所借口者二事而後發其機穽所
在惟　聖明鑒察臣看得用汲疏中謂臣前奏父事
畢謝　恩疏無御史趙應元名謂臣有所憾于應元
而欲阿附臣意遂因其稱病而糾之此大誣也臣前
回籍數日即扶先人柩歸窆比時都御史陳瑞以陞
任赴京道經臣里其餘各官皆奉　差有事及本地
方任創者適會臣父葬期遂吊祭于丘隴其時應元
差滿正與新任巡按御史郭思極交代于襄陽相去
數百里勢自難及彼何嘗有所失禮于臣而臣憾之

耶夫吊喪送殯人道之常不但臣無所憾于應元即
應元亦未嘗有持秉風裁不爲私交之意但偶不與
耳彼亦何所畏避而遂以病乞休耶若其稱病之有
無虛詐及憲職之果否修舉在爾爲堂官訪之必真
臣不知也前者屢奉　明旨御史託病偷安及差滿
回道俱着都察院着實糾劾考察然掌院之臣竟未
聞有執法奉行者今獨爾有此舉耳而遂爲人所誣
指脅制則後之居是任者必將以爾爲戒寧背違
明旨而不敢結怨臺臣相與務爲扶同欺蔽以致紀
綱陵替而不可收拾豈　朝廷所以屬任臺臣振揚

風紀之意耶又謂舊歲以星變考察其所懲抑者半爲不附宰臣之人此又大誣也 臣 按舊規每遇京官考察時吏部都察院預行各衙門堂上官開列應黜官員事跡送部院會同考察比時兵部尚書方逢時奉 命帶管吏部事一日持各衙門所開及本部司屬所訪姓名事跡告 臣 言據所開則應黜者衆柰何 臣 即語之曰人才難得況此乃非時考察事起倉卒恐一時廉訪未真或有虧枉但取其罪狀顯著人所共知者量行黜降足矣故比時考察人數比之往年獨少 臣 何嘗屬意部院私黜一人今逢時見任

皇上試一問之可知也今曰某某被黜以某某故則各衙門堂官所開部官所訪者豈盡皆臣指使之耶即如禮部主事張程乃今大學士馬自強原任禮部尚書時所首開者豈自強亦阿附臣意而黜之耶又如禮部郎中章禮乃臣子業師亦在開中臣亦不敢以私庇之竟從降調況其餘乎今自強見在

皇上試一問之可知也夫人之善惡各以其類兎死狐悲情勢自然若被黜者一一求其所以得罪之故捕風捉影揑造流言以掎齕當事之人則將來司考察之柄者將緘口歛臂而不敢輕動一人　祖宗考

祭公與幾于廢矣又豈　朝廷所以屬任銓衡振刷
吏治之意耶然此二端皆借言也至末後一段謂
皇上當獨攬乾綱不宜委政于衆所阿附之元輔此
則其微意所在乃陷　臣之機穽也唐貞觀時有勸太
宗攬權不宜委政房玄齡等者太宗曰此欲離間我
君　臣也立命徙之今用汲之意實類乎此然此可以
惑庸闇之君不可以欺明哲之主也　天自古惟明王
聖主乃能擇賢而屬任之非庸君闇主之所能也三
五之隆不可殫舉成湯聖君也其于伊尹乃學焉而
後臣之高宗長主也拔傅說于胥靡一旦命總百官

而屬之曰汝爲舟楫汝爲霖雨其倚任之重如此然成湯高宗不以其故貶王而功業之隆照耀史册垂憲于古蓋八柱高承而天位始定四時成歲而大造乃成明主勞于求賢而逸于得人故信任賢臣者正所謂攬權也豈必若秦始皇之衡石程書剛愎自用隋文帝之猜忌任察讒害忠良而後謂之有權耶君夫庸君闇主則明不足以知賢而信不足以仗下雖秉之以太阿之柄彼亦不能持也以　皇上之明聖用汝乃不以成湯高宗之所以任其臣者而導之爲秦皇隋帝不亦謬哉夫國之安危在于所任今但當

論輔臣之賢不賢耳使以臣爲不賢耶則當亟賜罷
黜別求賢者而任之如以臣爲賢也
皇上以一身居于九重之上視聽翼爲不能獨運不
委之于臣而誰委耶　先帝臨終親執臣手以
皇上見託今日之事臣不以天下之重自任而誰任
耶羇旅微賤之臣一旦處百僚之上據鼎鉉之任若
不得　明主親信委用又何以能肩鉅負重而得有
所展布耶況今各衙門章奏無一不經　聖覽而後
發票及臣等票擬上　進亦無一不請　聖裁而後
發行間有特出　宸斷出于臣等智慮所不及者今

謂 皇上謾不經意一切委之于臣何其敢于厚誣
皇上耶臣自受事以來殫赤心以盡忠王室者
神明知之矣賴我 皇上神聖臣得以少佐下風數
年之間紀綱振舉百司奉職海內之治庶幾小康此
市人田父所共歌頌而欣慶者也今乃曰人人盡私
事事盡私又何顛倒是非一至此耶然用汲之言如
此也而意不在此也其言出于用汲也而謀不止于
用汲也緣臣賦性愚戇不能委曲徇人凡所措畫惟
施一槩之平法所當加親故不宥才有可用疎遠不
遺又務綜覈名實搜剔隱姦推轂善良摧抑浮競以

是大不便于小人而傾危躁進之士遊談失志之徒又從而鼓煽其間相與慫慂攛嗾冒險釣奇以覬幸于後日爲攫取富貴之計蓄意積慮有間輒發故向者劉臺爲專擅之論今者用汲造阿附之言夫專擅阿附者人主之所深疑也日浸月潤鑠金銷骨小則使臣冒大嫌而不自安大則使臣中奇禍而不自保明主左右既無親信重臣孤立于上然後呼朋引類藉勢乘權恣其所欲爲紛更變亂不至于傾覆國家不已此孔子所以惡利口大舜所以疾讒說也臣日夜念之憂心悄悄故敢不避煩瀆一控茲　聖明之

前遂以明告于天下之人臣是　顧命大臣義當以
死報　國雖赴蹈湯火皆所不避況于毀譽得喪之
間　皇上不用臣則已必欲用臣臣必不能枉已以
徇人必不能違道以干譽臺省紀綱必欲振肅
朝廷法令必欲奉行姦宄之人必不敢姑息以撓三
尺之公險躁之士必不敢引進以壞　國家之事如
有揑造浮言欲以熒惑　上聽紊亂　朝政者必舉
祖宗之法請于　皇上而明正其罪此臣之所以報
先帝而忠于　皇上之職分也尤望　皇上大奮乾
斷益普離明大臣之中有執法奉公如陳炌者悉與

主持裁斷俾得以各守其職業而無所畏忌則
國是不移而治安永保矣臣誠不勝懐忠奮義憤發
激切之至奉
聖旨朕踐祚之初方在冲幼賴卿受遺先帝盡忠
輔佐以至于今紀綱振肅中外乂寧此實宗
靈所共貽鑒帷是姦邪小人不得遂其狥私自便之
計假公伺隙肆爲讒譖者累累有之覽奏忠義奮激
朕心深切感動今後如再有訛言譸張撓亂國是的
朕必遵祖宗法度置之重典不宥卿其勿替初心
始終輔朕俾臻于盛治用副虚已倚毗至懐吏部知道

奉　旨迎母就養謝　遣官効勞疏

臣母　誥封一品夫人趙氏伏蒙　欽差司禮監太監魏朝伴護來京就養到京又蒙

聖恩　特命司禮監太監李佑

賜勞于郊外隨送至臣私寓臣扶侍臣母焚香望

闕叩頭安家訖伏念臣嚴親見背巳　風木之悲母氏幸存亦逼桑榆之景每欲就　帝都而侍養庶幾稍　天祿以延齡抱此縷情憚于瀆詎意區區之悃上軫　宸衷　蒼蒼之高俯從人願疊荷　恩綸之存注特壓　勅使以將迎　賜勞郊關送歸里第

望慈容而動喜旣以紓瞻雲陟屺之悰奏甘脃以承
歡寧復憶鱠鯉飲江之樂候起居于八座欣團聚于
一家昔李令伯之陳情未登膴仕在潘安仁之奉母
徒賦閒居方之今日所遭詎可同年而語茲蓋恭遇
我 皇上孝隆錫類 愛立因親推孝養 兩宮之
心爲鞠育兆人之惠故烏鳥獲伸其私願螻蟻亦賴
以曲成臣不自知宿世于 國家有何緣分今生一
草芥冒此 寵榮仰而戴 天俯焉省巳方寸旣定
何牽繫之爲憂七尺雖微矢捐縻而罔惜臣誠無任
激切感戴銘心圖報之至奉 聖旨卿母巳至京朕

既稱高年遠來勞頓且從容就養禮部知道欽此

謝　兩宮聖母疏

臣母　誥封一品夫人趙氏伏蒙　聖恩差司禮監太監魏朝伴送來京就養到京仰荷
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　特遣　慈寧宮管事太監李用　賜勞于郊外隨送至臣私第臣即扶母焚香望闕叩頭謝　恩安家訖臣母仰沐　慈恩至隆極渥即當匍匐入　內仰叩　慈尊以少伸頂戴之誠柰臣母年高多病加以長途跋涉步履益艱雖勉强

扶行恐不能成禮謹令臣恭 會極門叩頭代
謝臣誠不勝感切悚懼之至 聖母仁聖懿安皇太
后同俱奉 聖旨覽卿奏謝 聖母知道了禮部知道

謝 賜母首飾等物疏

臣母伏蒙 欽取來京就養今日仰荷 聖恩差司
禮監太監張鯨齎 賜臣母金纍絲鑲嵌青紅寶石
珍珠長春花頭面一副銀八寶豆葉一百兩紅紵絲
蟒衣一疋青紵絲蟒衣一疋紅羅蟒衣一疋青羅蟒
衣一疋裡絹四疋甜食二盒又蒙 兩宮 聖母俱
有首飾八寶龍衣珍食之 賜臣謹于私寓扶侍臣

母焚香望　闕叩頭祇領訖滯輿將母方承愛日之
歡　漢闕貤　恩忽拜自　天之貺貴榮光于荊布
藉景色于桑榆寶髮莊嚴巧出　天宮之樣金精璀
璨寵頒玉府之藏珍羞充溢于圓方華綺煒煌于筐
篚驚傳閭巷榮感簪紳實臣子不敢覬之　殊恩亦
載籍所未聞之盛事欲酬　高厚惟當移孝以爲忠
有利　國家敢惜捐軀而碎首臣母子誠不勝頂戴
感切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欽此　謝
謝　兩宮聖母疏

臣伏蒙 欽取到京就養今日仰荷 聖母慈聖宣
文皇太后 特賜金纍絲鑲嵌青紅寶石珍珠長春
花頭面一副珍珠寶石環一雙紅羅蟒衣一疋青紵
絲蟒衣一疋紅紬蟒衣襖兒綠膝襴裙一套青紵絲
蟒衣襖兒綠紵絲暗花裙一套銀八寶豆葉三包每
包二十兩葷素盒八副該 慈寧宮管事太監謹柯
陳相恭捧到臣私第謹叩頭祗領訖 慈光下被
天賚洪敷凡在聽聞舉深忻躍矧身膺 異數獨被
隆施捐糜此軀未足言報臣母子誠不勝頂戴感切
之至 聖母仁聖懿安皇太后 賜金纍絲首飾一

副織金閃色紵絲六表裏葦素盒八副謝疏同俱奉

聖旨覽卿奏謝　聖母知道了禮部知道欽此

為故大學士高拱乞　恩疏

伏蒙　發下原任大學士已故高拱妻張氏陳乞

䘏典一本該文書官田義口傳　聖旨高拱不忠欺

侮朕躬今已死了他妻還來乞恩典不准他欽此臣

等聞　命震驚罔知所措看得高拱賦性愚戇舉動

周章事每任情果于自用雖不敢蹈欺　主之大惡

然實未有事　君之小心以此誤犯　天威死有餘

戮但伊昔侍　先帝于潛邸九年有餘犬馬微勞似

足以少贖罪戾之萬一　皇上永言孝思凡　先帝
簪履之遺猶不忍棄况係舊臣必垂軫念且當其生
前既已　寛斧鉞之誅令值歿後豈復念宿昔之惡
其妻冐昧陳乞實亦知　皇仁天覆　聖度海涵故
敢以匹婦不獲之微情仰干鴻造也查得
世宗肅皇帝時原任大學士楊一清翟鑾俱以得罪
褫職後以　大慶覃恩及其子陳乞俱蒙　賜復原
職給與　䘏典令拱之事體實與相同夫保全舊臣
恩禮不替者　國家之盛典也山藏川納記功忘過
者　明主之深仁也故臣等不揣愚昧妄爲代請不

獨欲　俯存閣臣之體實冀以仰成　聖德覃布
鴻施又以愧死者勸生者使天下之爲臣子者皆知
竭忠盡力以共戴　堯舜之君也仰惟　聖慈裁察
臣等不勝戰慄隕越之至奉
聖旨高拱負　先帝委託藐朕冲年罪在不宥卿等
旣說他曾侍　先帝潛邸講讀朕推念舊恩姑准復
原職給與祭葬禮部知道

請裁定　宗藩事例疏

先該臣等題奉　欽依重修　大明會典節奉
勅諭卿等宜督率各官悉心講究以成一代畫一經

常之典昭示無極欽此欽遵隨開館纂修間臣等看
得各衙門事例惟禮曹爲繁　國家典章亦惟禮制
爲重乃屬纂修官先將禮曹纂完送副總裁官看改
然後呈送臣等刪潤近該副總裁禮部尚書潘晟等
將各官所纂禮曹事例叅互考訂呈稿到閣臣等仔
細叅詳　國家典禮如儀制秩祀等項皆出
祖宗列聖睿思親定至精極當臣等不敢妄議但次
其年月刪其重複分類編錄足垂永久惟　宗藩一
事條例最繁前後事體叅差不一似皆因時立法未
能悉協于中至嘉靖四十四年該禮部題覆言官建

議始定爲　宗藩條例一書頒布天下比時禮官亦自以稽考　累朝典制傳永諸宗建白斟酌損益旣殫厥心矣然以臣等愚見觀之揆諸事理尚多有未當者推原其意徒以　天潢支派浩繁祿糧匱乏國家之財力已竭　宗室之冒濫滋多不得不曲爲隄防嚴加裁抑顧集議之始未暇精詳中間彼此矛盾前後牴牾或減削太苛有虧敦睦或擬議不定靡所適從或一事而或予或奪或一令而旋行旋止或事與理舛窒礙難行或法與情乖輕重失當徒使奸猾得以滋弊有司無所持循畧舉數端可知其槩如

親王樂工二十七戸乃　高皇帝所定載在　會典
葢以　藩王體尊其燕饗皆得用樂不獨迎接
詔勅爲然今乃槩從裁革此減削太苛事例之未妥
者也又如　親王故絕既許爲之繼封以亶大宗又
云親弟親姪方許請繼及查例行之後亦有不由親
弟親姪而繼封者此議擬不定亦事例之未妥者也
又如　郡王初封者爵秩雖同然有　帝孫　王孫
之異亦當視其親疎以爲差等今房屋等項一槩停
給此親無隆殺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令文官三品
以上皆得給與祭葬　郡王體亞　親藩乃身後墳

價槩從停給此恩卹太薄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
郡王故絕者不准襲封而以罪革奪者反得襲封將
軍等未有子者許選繼室而　親郡王未有子者乃
反不許選繼擅婚庶人名糧止給五十石而罪宗庶
人乃得七十餘石又歷世不減此恩紀失倫亦事例
之未妥者也又如　郡王與　親王同城住居故絕
者止以本等宮職奉祀而另城　郡王故絕者其子
又得世授鎮國將軍此事同例異亦事例之未妥者
也又如擅婚子女不定年限槩從查革有一府而至
數百位者于法不可盡革不革則又廢法此釐革無

序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　郡王故絕與以罪革
降者事體原自不同其冊印亦當分別進繳今乃槩
從繳奪此混施無別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濫妾
及花生傳生子女冐請名封將保勘宗室通行革奪
長史等官俱問發邊衛充軍及流官寄籍奏請選婚
者革退另選將被選之人發邊衛充軍遇赦不宥此
立法太嚴亦事例之未妥者也諸如此類尚不可以
悉數夫令所以布信數易則疑法所以防奸二三則
玩見令該部處置　宗藩事情悉用此爲準因時救
弊似亦未爲大害但欲勒成簡冊昭示將來則必考

求　國體審察人情上不虧　展親睦族之仁下不失酌盈濟虛之術使情法允協衷益適宜乃足爲經常可久之規垂萬世不刊之典今觀其例議實多未妥臣等欲因仍紀載則恐事理不順有碍施行欲徑從改易則先皆題奉　欽依今不敢以臆見擅爲更定照得萬曆四年六月内該禮部題爲名封事奉
聖旨這宗室濫妾所生子女于例已不許請名請封乃至今改姓易籍發爲編民殊非情理之當見今重修會典此等條例都着議擬停當改正行欽此合無
勅下禮部遵照　前旨將前項條例再加斟酌并

累朝見行事例係關　宗藩者悉行裒集分類編錄仍會同多官議擬停當上請　聖裁著爲憲令然後開送臣等纂入　會典庶法以畫一而可守令以堅信而不移懸諸日月萬世無弊矣緣係纂修事理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奉
聖旨禮部看議來說

番夷求貢疏

臣近者接得巡撫甘肅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侯東萊差人齎到烏思藏僧人番書一紙譯稱釋迦摩尼比丘鎖南堅錯賢吉祥合掌頂禮

朝廷欽封斡大國事閣下張知道你的名顯如日月
天下皆知有你身體甚好我保佑　皇上晝夜念經
有甘州二堂地方上我到城中爲地方專先與
朝廷進本馬匹物件到了我和闡化王執事賞賜乞
照以前好例與我我與　皇上和大臣晝夜念經祝
讚天下太平是我的好心壓書禮物四臂觀世音一
尊氆氌二段金剛結子一方有閣下分付順義王早
早回家我就分付他回去虎年十二月初頭寫等因
并虜酋順義王俺荅亦有禀帖爲本僧轉乞通貢俱
投到　臣臣看得烏思藏僧人鎖南堅錯　虜酋俺荅

所稱活佛者也去年虜酋西行以迎見活佛爲名實欲西搶𢎞剌比時臣竊料虜酋此行必致敗衂待其旣敗而後撫之則彼之感德愈深而欵貢可以堅久乃授策邊臣使之隨宜操縱因機勸誘陰修内治以待其變今聞套虜連遭喪敗俺答部下番夷悉皆離叛勢甚窘蹙遂託言活佛教以作善戒殺阻其西掠勸之回巢又因而連合西僧向風慕義交臂請貢獻琛來王自此虜欵必當益堅邊患可以永息此皆天地　祖宗洪庇　皇上威德所及而臣以淺薄謬當樞軸躬逢太平有道之盛誠不勝欣慶不勝仰戴

除求 貢一事已奉 旨下禮兵二部議處惟本僧
所餽 臣 禮物雖遠人向化之誠難以峻拒但 臣 係輔
弼近 臣 叅預 密勿義不得與外夷相通查得 國
初翰林學士宋濂因朝鮮國王餽禮求文却而不受
曰天朝之臣豈可受小夷之禮 高皇帝聞而深喜
之其能守義自重如此況 臣 列職 帷幄與詞 臣 不
同而通 貢大事又非求文之比緣是不敢私受謹
略具其事本末仰乞 聖明俯賜裁奪 勅下 臣 愚
遵行庶不孤遠夷歸嚮之誠亦以見人 臣 不敢自專
之義爲此謹具題 知伏候 勅旨奉

聖旨卿輔理勲猷宣播遐邇戎狄咸賓朕得以垂拱
受成深用嘉悦覽奏具見忠慎宜勉納所餽以慰遠
人饗風慕義之誠禮部知道欽此

召見紀事

先是禮部以　聖體大安遵　旨擇于初九日請
皇上視朝已奉　俞允至初八日遣文書官至内閣
諭臣居正朕明日御朝切欲與先生一見柰先生前
有旨不在朝叅之列明日未朝之時先于平臺召見
說與先生知之是日黎明　臣入見于　平臺致詞云
恭惟　聖躬康豫　福壽無疆臣犬馬微衷不勝欣

慶叩頭稱賀 上說朕久未視朝國家事多勞先生
費心臣對言臣久不覩 天顏朝夕仰念今蒙
特賜召見下情無任懽忻但 聖體雖安還宜保重
至于 國家事務臣當盡忠幹理 皇上免勞掛懷
上云先生忠愛朕知道了隨 賜銀五十兩彩幣六
表裏燒割一分酒飯一卓臣叩頭稱謝 上又諭云
先生近前看朕容色臣承 旨至 御座前跪
上親執臣手仰見 天顏和粹 玉音清亮不勝忻
忭 上又說朕日進膳四次每次俱兩碗但不用葷
臣對云病後加飧誠為可喜但元氣初復亦宜節調

過多恐傷脾胃然不但飲食宜節臣前奏疹後最忌
風寒與房事尤望 聖明加慎 上云今 聖母朝
夕視朕起居未嘗暫離三宮俱未宜召先生忠愛朕
悉知 上又說十二日經筵其日講且待五月初旬
行臣謹承 旨叩頭而退俟鳴鐘 御門百官致詞
稱賀云

請更定 時享祝文疏

據太常寺手本爲祭祀事該本寺卿温純等開稱
太廟時享原設 九帝后冠服今祝文内稱 五廟
皇祖考妣太皇太后 皇高祖考憲宗純皇帝 皇

高祖妣孝貞純皇后　皇曾伯祖考孝宗敬皇帝
皇曾伯祖妣孝康敬皇后　皇曾祖考睿宗獻皇帝
皇曾祖妣慈孝獻皇后　皇伯祖考武宗毅皇帝
皇伯祖妣孝靜毅皇后　皇祖考世宗肅皇帝　皇
祖妣孝潔肅皇后　皇考穆宗莊皇帝　皇妣孝懿
莊皇后職等照得　憲廟而下既備列　六帝后乃
又加以　五廟則不止于九矣今査　五廟内實止
太祖　成祖　英宗三廟設祭而祝文則多稱　二
廟于座位未合似應改正其歲暮　大祫東壁下配
享設壽春王以下共十五位神牌按　帝系圖壽春

王于 太祖爲伯霍丘以下七王爲兄寶應以下七
王爲姪自 英宗以來相沿稱壽春及霍丘以下七
王俱爲皇高伯祖寶應以下七王爲皇曾伯祖倫序
旣紊且世次已遠不宜仍稱高曾伯祖查親盡
帝 后止稱徽號今諸王似應改稱本爵庶于名義
爲協等因到閣據此 臣等恭照 時享之制止于
九廟 太祖 成祖百世不遷其餘則以親序而
祧廟不與焉查得 先朝祝文弘治中自 憲宗而
上稱 八廟太皇太后嘉靖初自 孝宗而上稱
六廟皇祖考妣太皇帝后至 孝烈皇后升祔

仁宗奉祧始稱 五廟隆慶年間因而不改蓋其時
世宗新升之主卽 孝烈舊祔之位世數猶未增也
至我 皇上嗣統則世次異矣乃 時享祝文自
皇高祖憲宗皇帝至 皇考穆宗皇帝已備 六廟
之數而 太祖 成祖 英宗三廟猶仍 五廟之
稱揆之世數名義委屬未妥 臣等竊惟孝莫大于尊
祖禮莫嚴于假 廟當 皇上躬親對越之頃正
祖宗神靈陟降之時 帝后尊稱不宜徑從簡略
廟祫世次尤當序列分明合無比照歲暮 大祫禮
將 時享祝文通列 九廟帝后聖號以致如在之

誠不必更稱　五廟字様其　大祫配享壽春等王
親屬已遠稱謂未安宜將諸王神牌俱止稱本爵其
皇高伯祖等稱盡行裁去庶得情禮之當合候
命下容臣等另撰祝文進呈　御覧發下該寺并壽
春等王神牌一體遵照改正施行　奉
聖旨是該衙門知道欽此

看詳戶部進呈　揭帖疏

伏蒙　發下票擬章奏內有戶部進呈　御覧揭帖
一本臣等看得　國家財賦正供之數總計一歲輸
之太倉銀庫者不過四百三十餘萬兩而細至吏承

納班僧道度牒等項毫釐絲忽皆在其中矣嘉隆之間海内虛耗公私貯蓄殊可寒心自 皇上臨御以來躬行儉德覈實考成有司催徵以時逋負者少姦貪犯贓之人嚴併不貸加以北虜欵貢邊費省減又適有天幸歲比豐登故得倉庫積貯稍有羸餘然閭閻之閒已不勝其誅求之擾矣臣等方欲俟 國用少裕請 皇上特下蠲租之詔以慰安元元之心今查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九千四百餘兩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九千八百餘兩是比舊少進八十餘萬兩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

二百餘兩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兩是比舊多用四十萬餘矣問之該部云因各處奏留蠲免數多及節年追贓人犯財產已盡無可完納故入數頓少又兩次奉　旨取用及湊補金花拖欠銀兩計三十餘萬皆額外之需故出數反多也夫古者王制以歲終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計三年所入必積有一年之餘而後可以待非常之事無匱乏之虞乃今一歲所出反多于所入如此年復一年舊積者日漸消磨新收者日漸短少目前支持已覺費力脫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場意外之變何以給

之此皆事之不可知而勢之所必至者也比時欲取之于官則倉廩所在皆虛無可措處欲取之于民則百姓膏血已竭難以復支而民窮勢蹙計乃無聊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諱者此臣等所深憂也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樽節則其用自足伏望

皇上將該部所進揭帖置之

座隅時

賜省覽總計内外用度一切無益之費可省者省之無功之賞可罷者罷之務使歲入之數常多于所出以漸復

祖宗之舊庶

國用可裕而民力亦賴以少寬也鄙諺云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想

有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伏惟 聖明留意

論外戚封爵疏

今日該文書官丘得用口傳 聖旨皇親都督同知王偉着進封伯爵擬旨來行欽此幷將正德二年封慶陽伯夏儒嘉靖二年封泰和伯陳萬言及各子男韋授官事例傳示臣等恭照 聖祖定制公侯伯爵非有軍功不得濫封國初如魏定兩公自以佐命元勲聯姻 帝室彭城惠安雖託籍戚里然亦半有軍功胙土剖符皆無容議宣德中季始有恩澤之封弘治以來遂爲故事然實非 高皇帝之舊制也嘉靖

八年　世宗皇帝曾諭廷臣會議外戚封拜事理該
府部等衙門議稱　祖宗之制非軍功不封夫爵賞
者天下之爵賞人主所恃以勵世之具也今使椒房
之屬與有大勲勞之人並享茅土非所以昭有功勸
有德也今除已封見任者姑准終身外此後凡
皇親駙馬俱要查照　祖宗舊制不許夤緣請封其
有出自　特恩一時賞賚者亦止照　祖宗朝故事
量授指揮千百戶等官以榮終身敢有違例奏請希
圖恩澤妄引洪熙以後事例比乞者聽本部及科道
官即時舉劾寘之重典以爲貪冐不知止足者之戒

等因奉 聖旨卿等既會議停當外戚封爵古未有我 皇祖亦未有制典和魏定二國公雖爲戚里實開國佐命靖難元勳難同其功彭城惠安二伯亦有軍功居半都着照舊襲封其餘以爲戚里濫膺重爵名器既輕人不知勸見任的都當查革但其中有干先朝恩命及已封者姑與終身子孫不許承襲欽此此我 世祖超世之見同符 二祖非近代帝王所能彷彿其萬一者嗣後雖曾垂澤安平許傳再世則以 孝烈皇后有翊逆保駕之功 特旨酬賞非援例進封者也臣等竊以爲我 皇上當英妙之齡事

事皆祗遹　先猷憲章　烈祖則　太祖定制與
世祖聖諭正宜仰稽而效法者但既有正德以後事
例王偉係　中宮至親臣等不敢抗違謹擬　傳帖
上請　聖裁發下吏部施行其　皇親子男輩姑且
從容俟後再有　大喜慶事然後　加恩未晩也臣
等謹查嘉靖八年　世宗皇帝聖旨及廷臣會議二
本進呈　御覽用見　先朝恩封外戚始末伏惟
聖明垂覽

請停止輸錢内庫供賞疏

昨該文書官姚秀口傳　聖旨内庫缺錢賞用着臣

等擬　旨傳該部鑄造進用欽此臣等查得萬曆四年二月奉　聖旨萬曆通寶制錢着鑄二萬錠與嘉靖隆慶等相兼行使戶工二部知道欽此本月又該工部題鑄造事宜節奉　聖旨錢式照嘉靖通寶鑄金背一萬四千錠火漆六千錠着以一千萬文進內庫應用欽此萬曆五年二月內該戶部進新鑄制錢又奉　聖旨這錢錠還查原定二萬之數以一半進內庫應用一半收貯太倉欽此及查工部題議制錢二萬錠該錢一萬萬文用工本銀十四萬九千兩大半取之太倉銀庫此奉　旨鑄錢之大略也臣等看

得　先朝鑄造制錢原以通弊便民用存一代之制鑄成之後量進少許呈樣非以進供　上用者也萬曆二年鑄造之初亦止進樣錢一千萬文其後以一半進用已非通幣便民之本意今若以　賞用缺錢徑行鑄造進用則是以外府之儲取充　内庫大失舊制矣且京師民間嘉靖錢最多自鑄行萬曆制錢之後愚民訛言便謂止行萬曆新錢不行嘉靖舊錢小民甚以爲苦近該五城榜示曉諭民情少定今若又廣鑄新錢則嘉靖等項舊錢必致阻滯不行于小民甚爲不便又與原奉

聖旨與嘉靖隆慶等錢相兼行使之意相背臣等揆
度事體似爲未便伏望　聖明裁審暫停鑄造進用
之　旨待二三年後如果民間錢少再行鑄造亦未
爲晚仍乞　皇上曲納臣等節次所陳狂愚之言敦
尚儉德撙節財用諸凡無益之費無名之賞一切裁
省庶　國用可充民生有賴不然以有限之財供無
窮之用將來必有大可憂者臣等備員輔導敢不
盡其愚伏惟
聖明亮察
萬曆七年四月十九日上次日奉

論停鑄

尚論德撙節財用請凡無益之費無名之賞一切為省之
皇上曲納臣等節次所陳狂愚之言敦
之旨將二三年後如果民間錢少再行鑄造亦未
嫌事體似為未便伏望
聖明裁審暫停鑄造進用
匱旨與嘉靖隆慶年錢相兼行使之意相背　臣等撥

請罷織造内臣對

工部覆禮科左給事中顧九思工科都給事中王道成等疏請罷蘇松及應天織造取回原差内臣　上遣文書官傳諭云　御用袍服緊急織造且未可罷若如部議取回内臣改屬撫按有司則織造不精誰任其責且見有錢糧不必加派先生每擬票來臣與同官二臣持工部疏入見　上於便殿奏云近日蘇松等處水灾重大據撫按官奏報及臣等所聞百姓困苦流離朝不謀夕有羣聚刼奪者地方錢糧委難

措處且自前年星變時親奉　明旨停止織造着孫隆回京至今尚未完報是　詔令不信而　德澤不宣也臣等謂宜從該部所請以彰　皇上敬　天恤民至意民惟邦本願少加　聖心　上曰朕未嘗不愛惜百姓但彼處織造不久當完遠不過來春爾臣對言　皇上德意臣民無不欣仰即孫隆在彼亦能仰體　聖心安靜行事但地方多一事則有一事之擾寬一分則受一分之賜今彼中織完十未四五物料錢糧尚有未盡徵完者灾地疲民不堪催督願皇上且取回孫隆其應天被灾稍輕許坤仍舊可也

上乃許之曰近降去花樣皆御前發出銀兩並不加
派擾民此一件還着織完回京其餘則皆停罷可也
臣等頓首曰幸甚盖是時宮中自 大婚以來應受
賜者皆籍記以待又當供奉 慈寧歲幣益不足盡
仰東南織造 上心亦難之乃從中發銀五千兩畀
孫隆約用盡更請一不以煩百姓外廷莫得知也故
上指此爲言因以部疏授臣云先生將去票來又
顧臣等云君臣一體今有司通不奉行百姓安得受
惠臣對言誠如 聖諭臣等今日亦無非推廣 皇
上德意而已顧 皇上重惜民生保固邦本則百萬

生靈仰戴 至仁實 社稷靈長之慶因叩頭出次日奉 聖旨蘇松地方災傷重大孫隆着查近降花樣御前發去銀兩應織袍服上緊湊織完日即便回京其以前織完的照數解進未完的都着停止物料等項准作歲造段疋支用撫按官還查數明白具奏許坤且着照舊

請酌減增造段疋疏

伏蒙 發下工科都給事中王道成等請酌減織段疋一本臣等查得先該承運庫太監孔成等以賞賜夷人段疋缺乏之題請行南京蘇松浙江等處增

織於内又將 上用袍服等項併請織造共該七萬
三千疋奉 聖旨工部知道今科臣王道成等因見
東南地方災傷重大民力罷敝恐加派擾民故有此
奏臣等看得歲造叚疋原有定額 祖宗朝計一歲
所造賞賚諸費尚有贏餘至嘉靖年間賞賚無時每
稱缺乏乃行文於該地方增織謂之急缺叚疋然亦
間一行之非可爲常例者也今査萬曆三年該庫已
稱缺乏之請於歲造之外添織九萬有餘其時以 大
婚禮重 賞賜浩繁該部不得已欽遵 明旨設法
措處然聞之各地方庫藏搜括已盡經今四年方得

織完而添織之　旨又下計該庫所開數目度其所
費非得銀四五十萬不能辦此索之庫藏則庫藏已
竭加派小民則民力已疲況今歲南直隸浙江一帶
皆有水災頃蒙　特恩破格蠲賑又取回織造太監
罷困之民方得更生乃又重復加派于惠之恩未洽
誅求之令即施非　聖慈所以愛養元元培植邦本
之意也民窮財盡賦重役繁將來隱憂誠有不可勝
諱者科臣所奏宜留　聖心臣等看得該庫偶因三
衛夷人賞賜段疋缺少兩豹一樣服色及近年北虜
俺荅款貢歲增　賞賚溢於舊數故題　請添織以

上三項委不可已至於上供 御用等項則近年南
京太監許坤蘇杭太監孫隆織進 御前者已自足
用不必又取辦於歲造矣臣等愚見伏乞 聖明再
諭該庫查比虜俺荅一宗 賞賜一歲約該幾何及
三衛夷人㡛豹服色缺少幾何照數行該地方添織
即作歲造之數其餘皆可停止惟復 俯從科臣之
言一槩減半織造其支費銀兩 勅下戸工二部酌
處免復加派小民庶近日蠲恤之 旨不爲虛文罷
極之民少得蘇息也臣等職在帷幄蒙 皇上心膂
之寄豈不知 國用浩繁事在難已敢故爲節省之

言以沽違拂之譽但事關邦本不得不爲深長之慮伏望　聖慈宥其愚昧　裁酌施行

奉
聖旨東南地方旣有災傷這段疋等項准減半織造其支費銀兩着戶工二部措處毋得加派小民欽此

服闋謝降
勑召見賜衣帶金器疏

先准吏部咨欽奉　聖諭問臣服制幾時滿着吏部上本起復該部回稱臣服制扣至萬曆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期滿禮當從吉等因備咨到臣遵候間至

本月二十三日仰荷 天恩特降 手勅諭元輔張
少師先生在京守制忠孝兩全今當服滿朕心忻慰
特賜玉帶一條大紅坐蟒蟒衣各一襲金執壺一把
金臺盞一副用示眷知念五日見朝畢候朕御平臺
召見以後朝參經筵俱照舊行先生欽承之故諭該
文書官太監孫斌恭捧到臣私寓臣謹焚香望 闕
謝手捧讀叩頭祗領訖伏念臣猥以庸虛特蒙 眷
遇曩遘家嚴之变將匍匐以言奔顧惟 慰勉之堅
屢籲號而莫遂繼荷 聖慈之曲軫敢煩 眷恩以
折衷許臣謝常祿以在公容臣襄大事而歸里自違

丘隴趋覲　闕廷入則荷橐持籌遵壘線之往制出乃寢苫枕塊守苴絰之常經旣獲承　聖主之倚毗兼克盡匹夫之愨悃斯盖我　皇上乾坤幬載父母愛憐酌權宜於禮典之中垂體恤於使令之外鏤鐫識感銜結難酬惟玆隙駟之易馳倏爾祥琴之在御先王之制不敢踰雖勉循禫祔之文人子之心不能忘實倍切居諸之感乃荷　宸衷俯記降　清問於銓曹復蒙　綸札傳宣接　威顔於　中禁秖佩衮辭之譪郁重永　朋錫之駢蕃奩出壺觴鷰鱗裹黄金之質衣加鞶帶羡紅光白壁之珍更令旣毁之

殘軀還被斯皇之寵飾捧而心醉眼以魂招昔名臣若榮溥孜賢之輩際盛世在永宣順化之間固常變禮從時並荷 先朝之知遇未聞 殊恩異數有如今日之遭逢者也臣敢不益攄丹悃仰荅 隆施倘筋力之未疲遠道盍忘於驅策如髮膚之可效微生何愛於捐糜謹欽遵 聖諭於二十五日 廷見後即趨詣 平臺恭候 召見誠不勝激切感戴之至

召見

平臺記事

欽奉 勑諭召見於平臺致詞云臣前奉 欽依在

京守制服滿朝見奉　面諭先生全忠全孝萬古留
名臣奏臣蒙　皇上天恩委曲體悉故得以少盡臣
子之情不勝感戴叩頭稱謝又奏昨蒙　聖恩特降
手勅恩賚殊常尤不勝感戴叩頭謝畢又奏昨奉
勅諭着臣以後照舊朝參臣即當欽遵但年前數日
尚在三年之內餘哀未忘仍望　皇上俯容再寬數
日免令朝參陪祀候元旦慶賀後照舊朝參供職
上說先生元旦出來也罷臣叩頭奉　旨　上又說
與先生酒飯喫臣叩頭謝又奏臣在制中屢荷　兩
宮聖母慈恩賜賚稠疊今服滿欲詣各宮門外叩頭

稱謝未敢擅便請　旨　上說是着張宏引進臣叩
頭退隨詣　慈慶宮外叩頭蒙　仁聖皇太后遣中
使傳　諭云先生忠孝兩全了宜益盡心輔佐賜銀
五十兩紵絲四表裏隨詣　慈寧宮門外叩頭蒙
慈聖皇太后着引伴太監張宏傳　諭云　皇帝冲
年凡事多賴先生輔佐天下太平今服制已滿忠孝
都全了宜益盡心處置國事　特賜膳九品金執壺
一把金臺盞一副金鑲牙筯一雙銀五十兩彩段四
表裏董素食八盒甜食四盒酒十瓶　命太監張宏
遞酒三盃管待

辭免

恩命疏

准吏部咨爲欽奉 聖諭事查得節奉 勑諭朕大婚禮成內閣輔臣忠勞茂著宜加特恩元輔張居正受 先帝付託盡忠輔導保護啓迪勳猷獨茂宜加殊禮以荅元功但元輔以守制懇辭暫從其請候制滿之日該部奏請加恩如勑奉行令本官服制已滿謹遵 勑諭題請加恩等因奉 聖旨朕元輔 社稷重臣受 先帝顧託翊戴朕躬以及大婚弼成治理勳績隆茂着加太傅歲加祿米一百石原廕武職

伊男陞一級世襲着南鎮撫司僉書管事用副朕酬
奬元功至意欽遵備咨到臣臣聞　命驚惶捫躬局
促仰惟　皇上鴻仁下逮駿惠旁敷往因嘉禮之成
肆舉叙勞之典以臣叨居首弼加惠獨先念臣方在
宅憂懸賞以待茲允部臣之請涣須追錄之恩　三
錫殊榮一朝並至既已奉有　成命詎宜仰瀆　宸
嚴但臣自揣疎庸謬承　眷遇一從受事以至于今
每自省循諸所蒙被豈獨近代臣人之所稀覯抑亦
在昔載記之所罕聞即如頃者服制未除預垂　清
問迄于祥禫南屆遄降　温綸　衮辭釐十札之褒

珍貺踰百朋之重黄金白璧炫燿門庭錦綺華章充
溢篋篚臣伏思惟盆盎之器不啻盈矣鼴鼠之腹亦
既飽矣及今克自抑畏庶幾獲免傾危而浹旬之間
豐施荐及越歲之後 巽命重申注之已盈而不虞
其將覆敧之過飽而不慮其難容在輿論爲未孚尤
天道之所忌此臣所以夙夜匪寧凌兢罔措者也伏
望 聖慈鑒臣素悃俾仍舊貫 特寢新恩庶愚分
獲安幸逭顛隮之咎微軀未隕得紓啣結之忠臣誠
不勝戰兢跼蹐懇切竢 命之至

奉

聖旨卿保廸朕躬夙夜匪懈輔宣化理茂著成功眷
德酬勲宜從優典朕體卿謙讓至情今次所須恩數
欲卿安受覩　先朝施及元臣故事已自不同朕心
方以爲歉卿豈可復行遜避宜勉遵成命以慰朕懷
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再辭

恩命疏

昨臣以蒙　恩殊常具奏辭免該文書官姚秀送本
到閣口傳　天語着同官二臣擬票　温旨勉臣遵
奉不必再辭隨奉　聖旨卿保廸朕躬夙夜匪懈輔

宣化理茂著成功眷德酬勳宜從優典朕體卿謙讓
至情今次所須恩數欲卿安受視　先朝施及元臣
故事已自不同朕心方以為歉卿豈可復行遜避宜
勉遵成命以慰朕懷所辭不允吏部知道欽此仰惟
聖眷優崇　宸綸藹郁敢不祇若用彰二寵榮但臣
自以蒙被過隆難於報荅涯分久溢恐致顛危故屢
次瀆陳非敢矯飾誠省躬揣分有萬〻不能自安者
也今奉　聖諭諄切又該同官二臣咸尊臣以將順
誡臣以抗違二臣　竊伏思惟俯自斟酌因憶前年恭
侍　皇上日講曾奉　面諭先生功大朕無可為酬

只是看顧先生子孫便了臣每念及此輒爲涕零夫
施及於已身者其恩猶淺施及於子孫者其恩爲深
戴德於一時者其報有盡戴德於後世者其報無窮
今蒙　聖恩憐念臣男擢之衛司延以世賞藐焉弱
息荷此　殊榮斯盡　前諭所謂看顧臣子孫惓惓
之意也臣不勝感激不勝頂戴謹拜手祗領仍囑臣
後嗣世效犬馬仰報　生成惟是三公崇階以待耆
碩在　本朝文職咸不敢居萬鍾厚祿以賜勳親臣
昔已蒙　恩豈宜重冒惟此二項　殊典揣已終不
敢當伏望　聖慈俯鑒臣愚准臣量受臣男陞廕其

太傅祿米之加　俯容辭免庶　横恩不致於濫及
微分亦得以少安覆厚戴　高不敢忘報臣　冐
天威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奉
聖旨卿功在　社稷不惟朕所眷知亦中外臣民所
共聞見進秩加恩於禮匪過乃又固辭不已朕心益
用弗寧今諒卿悃誠特准辭免太傅以成卿勞謙廉
讓之美其餘宜勉遵成命慎毋再辭吏部知道
辭考滿加恩疏
准吏部咨題請稽考績以優輔臣事內稱臣於萬曆

五年九月内聞臣父憂奏乞回籍守制荷蒙　皇上
諭留准假歸葬旋　詔還内閣至萬曆七年十二月
二十四日服滿起復通計前後歷任年分除給假回
籍不計外其餘月日皆實在　内閣輔政扣至萬曆
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止一品九年滿後又歷三年例
應考滿給由等因奉　聖旨卿等說的是元輔爲朕
勉留夙夜在公忠勤匪懈實與見任供職者不殊你
部裏便查考滿恩例從厚開擬來看備咨到臣臣伏
誦　綸音不勝惶悚竊惟該部所奏乃課功常典臣
之所處則值事之變而酌禮之中非可以常典槩論

者也今且無論臣功之有無與課之殿最但以事理言之追憶前年先臣不祿臣聞訃之初五內崩裂瀝血陳情惟乞一去而已乃奉 聖諭懇留至於三四此時臣雖在昏迷中猶念 先帝之顧託未終 聖母 皇上之深恩未報犬馬戀主實切依依而烏鳥私情又有不能自釋者乃不得已而為在京守制之請仰荷 聖慈俯從又 特允歸葬旋即 召還免其 朝參停止支俸令以素服在閣辦事臣出則綜理 國事盡在公之義入則守其苴絰執居喪之禮是臣之不去者報 君恩也守制者報親恩也士大

夫有識者咸謂　皇上之所以處臣與臣之所以自處於君臣父子之情庶幾兩全而無害矣然身雖屬於公家事實殊於見任今乃又計筭前後月日通作實歷積日累勞循例考滿則事同見任禮曠居喪君臣之義雖全父子之情則缺矣　皇上昔日之所以處臣與臣之所以自處者豈不兩失之乎臣又查得前代典禮與　本朝律令凡奪情起復者皆居官食祿與見任不殊故先年大學士楊溥李賢等皆從服中陞官考滿以事同見任故也今臣乃辭俸守制
皇上原夫奪臣之情臣亦未嘗於制中起復比之諸

臣事體原自不同况前年荷蒙　聖恩以　大婚禮成叙錄　內閣諸臣晉秩廕子獨臣以服制未滿特勅該部俟制滿而後題請是　皇上亦諒臣在服制之中不可以加恩故也夫旣不可以加恩又獨可以考滿乎蓋事必揆諸天理之當郎乎人心之安乃無歉恨所謂求仁而得仁者今臣自審於理欠當於心未安故不得不仰控　聖明冀申情欵惟求恊夫事理之中而已非畏人之議已而故爲是喋喋也伏望　聖慈俯鑒愚誠　特停恩命　勅下吏部免臣給由庶臣得以安心供職而　皇上曲全之仁與徵

臣自處之義終爲完善無所虧缺矣臣於此理剖析已詳　皇上聖明必垂洞鑒萬望即　賜俞允免致再三陳控煩凟　宸嚴臣不勝惶恐戰慄懇切祈望之至

奉

聖旨卿昔爲朕勉留夙夜在公忠勤彌篤殊勲茂績中外所知該部題請考滿加恩委係彝典玆覽卿奏辭俸守制與奪情起復不同朕心更覺洞然卿之所處實爲恩義兩盡足以垂範萬世特允所辭以全忠孝大節至於卿之勲勞簡在朕心當別有酬眷吏部

知道

歸政乞休疏

臣一介草茅行能淺薄不自意遭際　先皇拔之侍從之班畀以論思之任壬申之事又　親揚末命以皇上爲託臣受事以來夙夜兢懼恒恐付託不效有累　先帝之明又不自意特荷　聖慈眷禮優崇信任專篤臣亦遂忘其愚陋畢智竭力圖報　國恩嫌怨有所弗避勞瘁有所弗辭蓋九年於兹矣每自思惟高位不可以久竊大權不可以久居然不可遽爾乞身者以時未可爾今賴　天地　祖宗洪佑中外

安盦 大禮 大婚 耕耤 陵祀鴻儀鉅典一一
修舉 聖志已定 聖德日新 朝廷之上忠賢濟
濟以 皇上之明聖令諸臣得佐下風以致昇平保
鴻業無難也臣於是乃敢拜手稽首而歸政焉且臣
禀賦素弱比年又以任重力微積勞過慮形神損憊
血氣早衰踰五之齡鬚髮變白自玆以往聰明智慮
當日就昏蒙若不早自陳力以致折足覆餗將使王
事不終前功盡棄此又臣之所大恐也伏望 皇上
特出睿斷 親綜萬幾 博簡忠賢俾叅化理 賜
臣骸骨生還故鄉庶臣節得以終全駑力免於中蹶

臣未竭丹衷當令後之子孫世世爲大馬以圖報效
也

奉
聖旨卿受遺　先帝爲朕元輔忠勤匪懈勲績日隆
朕垂拱受成倚毗正切豈得一日離朕左何遽以歸
政乞休爲請使朕惻然不寍卿宜仰思　[illegible]帝丁寍
顧託之意以社稷爲重永圖襄贊用慰朕懷愼無再
辭吏部知道

再乞休致疏

昨臣以　大禮畢成具疏乞休伏奉
聖旨卿受遺

先帝爲朕元輔忠勤匪懈勳績日隆朕垂拱受成倚毗正切豈得一日離朕如何遽以歸政乞休爲請使朕惻然不寧卿宜仰思 先帝丁寧顧託之意以社稷爲重永圖襄贊用慰朕懷慎無再辭吏部知道臣聞 命自天不勝感悚念臣發跡寒卑賦才譾劣仰承 先帝顧託之重祗荷 皇上眷遇之隆分當捐身屢以仰酬 高厚之萬一豈敢輙求引退圖遂私懷但臣葵藿之志雖殷而犬馬之力已竭一自壬申受事以至於今惴惴之心無一日不臨於淵谷中遭家難南北奔馳神敝於思慮之煩力疲於擔負之重

以致心血耗損筋力虺憒外若勉強支持中實衰憊已甚飡荼茹堇苦自知之恒恐一日顛仆有負　重託欲乞身於　聖明之前非一日矣獨念　國事未定　大禮未完口嚅嚅而不忍言心依依而未能舍今賴　皇上神聖臣得以少效愚衷中外乂安　國家無事諸　大典禮皆已完就　乃敢一言其私盖亦度其時可以去而後去耳昔顏回有言東野畢之馬將敗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而猶求馬不已無何而東野畢之馬果敗故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失民造父無失

馬今臣之乞去亦非敢爲决計長往也但乞數年之間暫停鞭策少休足力倘未即填溝壑 國家或有大事 皇上幸而召臣朝聞命而夕就道雖執殳荷戈效死疆埸亦所弗避是臣之愛身亦所以愛 國也伏惟 聖慈矜允臣無任悚懼竢 命之至

奉

聖旨連日不見卿出朕心若有所失如何又有此奏今諸大典禮雖已舉行不過禮文之事機務繁重賴卿輔理更切未便是卿閑逸之時古之元老大臣耄耋之年在朝輔理者不少卿方逾五十豈得便自稱

衰老忍于言去宜遵前旨即出來有一德用成始終大忠着鴻臚寺官往諭朕意吏部知道

謝

聖諭疏

昨該臣再疏乞休未蒙　俞允今日欽奉　龍箋手勑一道　諭元輔少師張先生　朕面奉　聖母慈諭云與張先生說各大典禮雖是修舉內外一應政務爾尚未能裁決邊事尤爲緊要張先生親受　先帝付託豈忍言去待輔爾到三十歲那時再作商量先生今後再不必興此念朕恭錄以示先生務仰體

聖母與朕倦倦倚毗至意以終　先帝憑几顧命方
全臣節大義先生其欽承之故諭該司禮監太監孫
秀文書房官丘得用恭捧到臣私寓臣叩頭捧讀感
切涕零念臣受　國厚恩未能圖報況身膺　重託
敢遂私圖但自審體力向衰兼之寵祿踰分萬不獲
已仰控　宸嚴兹蒙　聖恩親灑瓊翰恭述　聖母
慈諭責臣以付託之未效勉臣以臣節之當終臣莊
誦之餘感懼兼抱仰惟　慈訓諄切　聖眷優隆誠
所謂義重身輕　威尊命賤臣於此時若復固求私
便是爲自冐　譴誅但臣願忠之心無窮而任事之

力難强仍乞　皇上朝夕於　聖母前達臣微悃曲賜矜涵庶稍駕之祈雖未遂於今日首丘之願猶有冀於將來又該鴻臚寺官奉　旨諭臣早出臣即宜欽遵赴　閣辦事但臣前以　山陵扈　駕觸冒風寒近又聞親弟訃音感傷致病伏乞　聖慈垂憫俯容調理數日少可即出供職臣不勝惶悚感激之至

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調理數日即出輔理以慰朕心禮部知道

請專官纂修疏

先該臣等題奉　欽依重修　大明會典節奉　勑諭會典一書我　祖宗列聖典章法度綱目具存第簡編浩穰精覈實難我　皇祖世宗肅皇帝嘗見其一二舛誤申命儒臣重加較輯比及進覽迄未頒行似於　聖心猶有未當今特命卿等校訂差訛補輯缺漏督率各官悉心考究務令諸司一體前後相貫用成一代畫一經常之典欽此欽遵已經開館纂修去後近該副總裁等官將所編草稿呈送臣等删潤止將舊會典并嘉靖二十九年續修進呈未奉　欽依

舊稿謄寫一遍稍續以近年事例中間體例尚有未
當紀載頗多缺漏良由副總裁諸臣各有部事相妨
無暇討論講究臣等欲另爲修削苦 閣務浩繁力
有弗給欲因仍舊貫聊取完事則於愚心實有未妥
者竊以會典所載乃 昭代致治之大經大法我
太祖高皇帝稽古定制美善兼該綱目畢舉 列聖
相承間有損益歷世滋久經畫愈詳今既彙爲一書
固當深究本原備詳因革酌古準今以定 一代之
章程垂萬年之典則況欽承 勑諭令臣等校訂差
訛補輯缺漏是於舊本或有未當者亦許以愚瞽之

見上請　聖裁矣今若止將舊本謄寫附以新例則
不過重録續編而已豈　聖明所以屬託臣等之意
乎顧事必專任乃可責成力不他分乃能就緒往者
纂修　兩朝實錄亦皆專屬副總裁二員臣等又月
有程督歲有稽考乃克有成今會典事理又與　實
錄不同考索講求尤費心力非有專責决難奏功臣
等看得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余有丁詹
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許國文學素優年力
方富屬以此事似可責成如蒙　聖明俯允將余有
丁暫解部事以本官仍管詹事府事許國協管府事

俱充副總裁各暫停常轉令其專在史館遵照 勑
諭事理將會典新舊原本細加考究另具草稿送臣
等刪潤其原題副總裁官惟於部務有暇相與討論
不必限以章程致令兩誤庶幾事有專責而汗青可
期也

奉

聖旨是吏部知道

請處治邪佞内臣疏

該文書官丘得用口傳 聖諭孫海客用凡事引誘
無所不爲着降作小火者發去 孝陵種菜爾等司

禮監幷管事牌子既受朝廷爵祿我一時昏迷以致有錯爾等就該力諫方可爾等圖我一時懽喜不言我今奉　聖母聖諭教誨我我今改過奸邪已去今後但有奸邪的小人爾等司禮監幷管事牌子一同舉名來奏該衙門知道欽此傳示到閣除欽奉　宣諭臣等另行具題外臣等看得孫海客用奸邪不忠引誘蠱惑以致虧損　聖德舉動差錯上違　聖母慈誨下失臣民仰望之心論　祖宗法度宜正典刑罪在不赦　皇上心雖惱恨猶不忍加刑薄從降斥燭奸之明等於日月　宥罪之仁同於天地矣但臣

等查得舊例　孝陵種菜皆軍人爲之二犯既發令
着役不宜止降火者須充做淨軍乃爲正法臣等謹
擬票上請　聖裁施行

奉

聖旨乾清宮管事牌子太監孫海客用凡事引誘無
所不爲降黜未盡其奪着充淨軍發去南京　孝陵
種菜該衙門知道

請清汰近習疏

伏蒙　聖諭昨朕有御筆帖子先生看來未曾孫海
客用朕越思越惱這厮亂國壞法朕今又降做小火

着發去南京　孝陵種菜先生等既爲輔臣輔弼朕
躬　宗廟　社稷所係非輕焉忍坐視不言先生等
既知此事就該諫朕教朕爲堯舜之君先生等也爲
堯舜之臣朕今奉　聖母聖諭教誨朕悔過遷去奸
邪先生等各要盡心輔朕欽此該文書官丘得用恭
捧到閣臣等恭誦　綸音不勝欽仰不勝惶愧仰惟
皇上天挺聖資　幼而聰穎自　臨御以來　講學
勤政　聖德日新臣等每自慶幸以爲親逢　堯舜
之主庶幾復見唐虞之治矣乃數月之間仰窺　聖
意所向稍不如前微聞　宮中起居頗失常度臣等

心切憂惶但身隔外庭不知內事即有所聞未敢輕
信而　朝廷庶政未見有闕故不敢妄有所言然前
者恭侍　日講亦曾舉孔子益者三樂損者三樂并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兩章書請　皇上加意省覽蓋
亦陰寓諷諫之意又數日前曾問文書官云近臣聞
皇上夜間遊行左右近習皆持短棍兵器此何為者
乃文書官回說並無此事臣等亦遂以所聞為妄不
敢復言連日因覩　御筆帖子處治孫海客用兩人
因而詢訪始知此兩人者每日引誘　皇上變間遊
宴別宮釋去法服身着窄袖小衣長街走馬挾持刀

仗又數進奇巧戲玩之物以蠱惑　上心希圖寵幸
臣等連日寢食不寧神爽飛越可惜　天生聖主被
這幾個奸佞小人引誘蠱惑一至於此擬俟　日講
時　面奏諫勸以盡愚忠乃蒙　聖母諄諄教戒
皇上幡然改悔迸去奸邪引咎自責又　宣諭臣等
盡心輔導此蓋　九廟列聖之靈默啓我　聖母之
心形之譴責陰佑我　皇上之心自悔前非也夫人
孰無過惟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自兹以往　皇上
依然爲堯舜之主臣等亦庶幾可勉爲堯舜之臣矣
宗社生靈曷勝慶幸但古語云樹德務滋除惡務盡

臣等竊聞近日引誘之人在孫海客用固爲尤甚而其中諂佞希寵放肆無忌者尚不止此二人如司禮監太監孫德秀温泰兵仗局掌印周海者皆不良之人其罪亦不在孫海客用之下今 皇上既將此二人寘之於法以示悔過自新之意則孫德秀等亦不宜姑容在内以爲 聖德之累伏望 皇上大奮乾斷將孫德秀等一體降黜以彰日日月之明其司禮監管事牌子等官平日爲忠爲佞諒莫逃於 聖鑒合無俱令自陳請自 聖斷老成廉謹者照舊管事諂佞放肆者悉加汰黜且近日 皇穹垂象彗芒掃

宦者之星亦宜大行掃除以應天變以光盛德此
皇上修德改過之實政也臣等又聞漢臣諸葛亮云
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臣等待罪
輔弼　宮中之事皆宜與聞臣居正又親承　先帝
遺命輔保　聖躬比之二臣責任尤重今乃徒避内
外之嫌不行直言匡救以致　皇上有此過舉孤負
先帝付託之言萬死不足以自贖除痛自省勵以圖
報稱外既蒙　皇上明發德音昭示聖意臣等此後
亦不敢復以外臣自限凡　皇上起居及　宮壼内
事但有所聞即竭忠敷奏及左右近習有邪佞不忠

如孫海容用等者亦不避嫌怨必舉　祖宗之法奏
請處治仍望　俯允施行　皇上亦宜仰遵　聖母
慈訓痛自改悔戒遊宴以重　起居專精神以廣
胤嗣節　賞賚以省浮費卻珍玩以端好尚　親萬
幾以明庶政　勤講學以資治理庶令日之悔過不
爲虛言將來之　聖德愈爲光顯矣臣等無任瀝血
哀懇之至伏惟　聖慈鑒宥

奉
御批覽卿所奏具見忠愛依擬行　又奉
聖旨司禮監太監孫德秀溫泰兵仗局掌印周海都

降三級着有外私家閒住永不叙用其司禮監及當直

牌子等都着自陳該衙門知道

一 請敷陳 謨烈以裨

聖學疏

先該臣等 面奏 皇上春秋鼎盛宜 省覽章奏

講究治理于字書小學不必求工以後 日講請暫

免 進字容臣等將諸司題奏緊要事情至 御前

講解 面請裁决伏奉 俞旨臣等欽遵舉行外但

數月以來應奏事件與 日講之期多不相值或係

常行細務又不敢煩瀆 聖聰卽恭侍 講讀須臾

而畢拱默而退不得供奉　燕閒從容陳說雖欲竭
悃款之愚效獻替之益其道無繇非臣等　面請奏
事之初意也頃奉　聖諭責臣等以盡心輔導臣等
夙夜思惟圖所以仰承　德意荅沃　聖心者竊以
爲遠稽古訓不若近事之可徵上嘉先王不如家法
之易守昔伊尹周公矢謨作誥類其大指不過爾言
曰明言烈祖之成德曰覲揚文武之光烈而以唐憲
宗讀貞觀政要竦慕不能釋卷宋仁宗命侍臣讀三
朝寶訓及祖宗聖政錄前史書之皆爲盛事良以羨
墻如見自不忘繼志之思耳目既真又足爲持循之

地守成業而政盛治莫要于此仰惟我　二祖開創
洪業　列聖纂紹丕圖　奎章睿謨則載之　寶訓
神功駿烈則紀之　實錄其意義精深規模弘遠樞
機周愼品式詳明足以邁三五之登閎垂萬億之統
緒此正近事之可徵　家法之易守者也夫　皇上
所踐者　祖宗之寶位所臨者　祖宗之臣民所撫
馭者　祖宗之輿圖所憑藉者　祖宗之威德則
今日之保泰持盈興化致理豈必他有所慕稱上古
久遠之事哉惟在　皇上監于　成憲能自得師而
已矣臣等謹屬儒臣將　累朝　寶訓　實錄副本

逐一檢閱分類編摩總計四十款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遊佚曰正宮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奸邪曰納諫曰理財曰守法曰警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却貢獻曰慎賞賚曰敦節儉曰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屛異端曰飭武備曰御夷狄雖管窺蠡測之見未究高深而修德致治之方亦已略備矣但簡冊浩繁遽難卒業容臣等次第

纂輯陸續 進呈擬俟明歲開講以後每 晨講旣
畢臣等恭詣 文華後殿講解 訓錄一二條粗述
大指如 皇上偶有疑難即望 面賜諮詢或臣等
竊有見聞亦得隨事獻納其諸司章疏有緊要者即
於講後 面奏請 裁多寡有無不拘程限但使工
夫接續時日從容自可以開發 聰明亦因以練習
政事伏望 皇上留神聽覽黽勉力行視 訓錄之
在前如 祖宗之在上念念警惕事事率由且誦法
有常緝熙無間即 燕息深宮之日猶 出御講幄
之時則 聖德愈進于高明 聖治益躋于光大而

臣等區區芹曝之忠亦庶幾少效萬分之一矣

奉

御批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愛朕知道了

請停止工程疏

該文書官田義傳奉 聖諭欲修理武英殿欽此臣等看得 祖宗宮殿如有損壞自合修理豈宜惜費但查 本殿自宣德正統以後久不 臨御迨 世宗皇帝踐祚之初即將 文華殿鼎新修建易以黃瓦凡 齋居 經筵及 召見大臣等項俱 臨御於此今 九五齋 恭默室皆 世宗皇帝親題其

額輪奐巍然堂搆具在葢以東方發生喜神所向故
齋居　聽政　講學　冠讀皆恒處于斯其取義深
矣今　武英殿乃　祖宗久不臨御之所即加修理
聖駕未必常到而徒費十餘萬之貲經營於不常到
之地似爲無益且臣等亦曾至　本殿覩其藻飾顔
色雖稍有剝落而棟宇規制未常少損似亦無煩於
改作也臣等愚見伏望　皇上繹思　世宗皇帝臨
御東朝之意姑仍舊貫暫停工作以省勞費或待
皇儲誕降之後仍以　文華爲　東宮講讀之所卻
請　聖駕臨幸　武英彼時鼎新修理未爲晚也臣

等淺陋無識仰蒙　俯諭不敢不盡其愚伏望
聖明曲垂鑒納臣等不勝懇切願忠之至
奉
旨覽卿等所奏朕知道了

新刻張太嶽先生文集卷四十五

請用翰林官更番侍直疏

臣等伏覩　皇上近日以來留神翰墨一切嬉遊無益之事悉屏去不御仰惟　聖學該洽　睿志清明臣等不勝慶忭夫人主一心乃萬化從出之原亦衆欲交攻之會必使常有所繫茀納手邪然後縱逸之念不萌而引誘之奸不入故雖筆札小技非君德治道所關而燕閒游息之時藉以調適性情收歛心志亦不悖于孔氏游藝博文之指比之珍奇玩好馳騁放佚之娛則相去遠甚未必非　皇上進德養心之

一助也但臣等竊見前代好文之主皆有文學之臣
載筆操觚奉侍清燕如唐有天策瀛洲之選供奉待
詔之員宋有秘閣待制二館著作或承詔登答或應
制賡酬皆于語言文字之中微寓風勸箴規之益即
今之翰林官是也　國朝建置翰林於一榜進士中
拔其英儁特異者除授此官固欲儲養德望以備啓
沃任樞機然文史詞翰撰述討論亦其本等職務
皇上即有任使不必他求如　日講諸臣皆文學優
贍臣等慎選以充見今記注　起居日逐在館供事
外其餘見任翰林各官亦皆需次待用者臣等擬令

分番入直每日輪該四員與同　日講官在館祗候
皇上萬幾之暇如披閱古文欲有所采錄鑒賞名筆
欲有所題詠即以屬之諸臣令其撰具草藁進臣等
看定然後繕寫進呈　聖覽或不時　召至　御前
面賜質問令其發攄蘊抱各見所長因以觀其才品
之高下他日量能擢才自可斷于　聖衷且諸臣因
此亦將自慶遭逢益圖稱塞爭相淬勵以求見知于
上其于　聖明辨材審官之道亦默寓於中矣臣等
不勝惓惓願忠之誠
奉

聖旨是該衙門知道

議外戚子弟恩廕疏

昨該文書房官丘得用口傳　聖旨欲將　皇親永年伯王偉弟男　加恩授職臣等謹欽遵擬　傳帖將王偉弟王俊男王楝各與做錦衣衛正千戶帶俸頃又該丘得用傳示　聖意說正德年間皇親夏助等俱授錦衣衛指揮使等官世襲今何止授千戶又無世襲字樣以臣等所擬為薄臣等不勝惶悚仰惟皇上篤眷　中宮　加恩外戚此乃情禮之至臣等敢不仰承但查正德二年雖有此例至　世宗皇帝

登極之後悉已釐革凡　皇親授官無論大小皆不
得世襲故泰和伯陳萬言係　元配孝潔皇后之父
伊男陳紹祖原係監生出身亦止授尚寶司丞文官
未嘗世襲也又查得隆慶年間今　仁聖懿安皇太
后之父固安伯陳景行伊男陳昌言初亦止授錦衣
衛千戶至　皇上登極因恭上　兩宮尊號方　降
勅將陳景行長男陳昌言陞錦衣衛指揮僉事次男
陳嘉言授錦衣衛副千戶　慈聖宣文皇太后父李
偉封武清伯長男李文全授錦衣衛指揮僉事次男
李文貴授錦衣衛副千戶俱無世襲字樣臣等恭照

祖宗定制武職非有軍功不得世襲正德年間政體紊亂至　世宗皇帝以聰明至聖入繼　大統將以前敝政一切改正以復我　祖宗之舊正今日所當遵守者當　先帝龍飛之日與　皇上[illegible]之初加恩陳李二家例止於如此今　皇上雖欲優[illegible]戚誼可踰於　兩宮皇太后之家乎是臣等所擬乃三朝見行事例非敢擅爲裁抑也今奉　聖諭令臣等改擬臣等謹欽遵斟酌近例擬將王偉男王棟授錦衣衛指揮僉事弟王俊授錦衣衛正千戶比之兩宮皇太后之家實爲相等至於世襲一節則　祖

宗舊制決不敢違越也臣等又惟　皇上與　中宮
聖壽萬年將來　皇儲兆慶繩繩振振推恩戚里固
未可量似亦不在此一時也伏望　聖明俯鑒臣等
愚誠　特賜俞允不勝幸甚
　　奉
聖旨皇親永年伯王偉男王棟與做錦衣衛指揮僉
事弟王俊錦衣衛正千戶俱帶俸兵部知道
　四月十八日
上御文華殿講讀官員臣居正等入至後殿講　訓
錄畢以南科給事中傅作舟疏進　覽臣因奏云今

江北淮鳳及江南蘇松等府連被災傷民多乏食徐
宿之間至以樹皮充饑或相聚爲盜大有可憂　上
曰淮鳳頻年告災何也臣對云此地從來多荒少熟卽
如　訓錄中所載元末之亂亦起于此今當大破常
格急發賑濟以安之臣等擬令戶部議處動支各該
州縣庫銀倉穀不足則南京見貯銀米儘有贏餘可
以協濟民惟邦本願　特加　聖心　上曰依先生每
議處臣言　皇上天性至仁愛民如子臣等每奏災
傷　皇上卽惻然閔念凡請蠲請賑未嘗不　慨然
賜允而臣等愚陋亦仰體　聖衷無日不以憂民爲

心安民爲事四方奏乞蠲貸擬　旨允行者無月無
之而在外諸司往往營私背公剝民罔　上非惟不
體　皇上子惠困窮之德意且不知臣等所以仰贊
皇上之愚忠殊可恨也且人臣居官食祿者皆有代
君養民之責故虞舜咨十有二牧牧者養也今有司
坐視民瘼痛癢不相關如作弁疏云報災則曰不敢
報此何不敢報之有又云請賑則曰不敢請此何不
敢請之有不過推調支吾歸咎　君上何嘗有憂民
之心卽如積穀一事屢奉　旨申飭竟成虛文彼皆
有自理贓贖未嘗佐公家之急則將爲往臣等不勝

憤懣竊以爲此輩若遇　聖祖不知當以何法　上
怒形於色曰有司爲民害者當着實重處臣對云今
後有犯者當如　聖諭臣復奏云近年以來正賦不
虧府庫充實皆以考成法行徵觧如期之故今大江
南北荒歉如此河南又有風災畿輔之地雨澤愆期
二麥將槁將來議蠲議賑勢不容已賦稅所入必不
能如往年惟　皇上量入爲出加意樽節如　宮中
一切用度及服御之類可减者减之賞賚可裁者裁
之至如施捨一節尤當禁止與其惠緇黄之流以求
福利孰若寬恤百姓全活億兆之命其功德爲代大

乎 上曰然今宮中用度皆從節省賞賜亦照常例無所增加臣云 皇上所謂常例者亦近年相沿如今年暫行明年即據爲例非 祖宗舊例也臣不暇遠引如嘉靖中 世宗皇帝用度最爲浩繁然內庫銀兩尚有餘積隆慶初年冬餘庫尚餘百餘萬今每歲金花銀百二十萬每按季預進隨取隨用常稱缺乏有限之財安能當無窮之費乎臣等職在輔導爲國家長久之慮不敢不盡言惟 皇上留神省察

患病謝

遺醫并乞假調理疏

臣自入夏以來因體弱過勞內傷氣血外冒盛暑以致積熱伏於腸胃流爲下部熱症又多服凉藥反令脾胃受傷飲食減少四肢無力立秋以後轉更增劇自以身當重任一向勉強支持又恐驚動

聖心未敢具奏調理乃蒙

宸衷曲軫

特遣御醫診視傳

奉

温綸飲以良劑念臣狗馬微軀不自愛慎以上

貽

君父之憂沐此

鴻恩捐糜難報但臣自察病原似非藥餌能療惟澄心息慮謝事靜攝庶或可痊仍乞

聖慈垂憫

特賜旬月假限再解

閣務俾得專意調理倘獲就痊臣即勉赴供職不敢久曠臣

不勝感激懇祈之至

奉

聖旨覽卿謝朕知道了宜慎加調攝不妨兼理閣務

痊可即出副朕眷懷該部知道

謝

賜粥米食品疏

昨蒙 聖恩以臣患病 遣醫胗視該臣具奏陳謝

并請暫解閣務 賜假調理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

知道了宜慎加調攝不妨兼理閣務痊可即出副朕

眷懷該部知道欽此今日又蒙 聖恩特遣文書官

太監孫斌到臣私寓臨視臣疾　頒賜鮮猪一口鮮
羊一腔甜醬瓜茄一罈白米二石酒十瓶臣謹力疾
扶掖叩頭祗領訖念臣柳質易摧駑才旣竭遘此疾
疢益覺支離方瘝曠之是虞懼　譴訶之莫逭乃荷
乾坤覆幬　父母愛憐　綸音溫存遣上醫而視脉
寵頒稠疊屢中使以光臨切感難名沉疴頓釋　九
恩未報敢退託以求安一息尚存矢捐糜而罔惜
誠不勝感激圖報之至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該部知道

謝

聖諭存問幷　賜銀兩等物疏

頃該臣以患病不能供職具奏請假調理仰戴　天
恩特賜允俞又　遣醫胗視　頒賜粥米食品等物
臣方銜感遵奉間今日又蒙　聖諭張少師　朕數
日不見先生聞調理將痊可玆賜銀八十兩蟒衣一
襲用示眷念先生其欽承之月初新凉可進閣矣欽
此外又　頒賜甜食二盒點心二盒該司禮監太
監張鯨恭捧到臣私寓臣謹力疾扶掖叩頭祗領訖
仰惟　天光薦被　宸眷郅隆非臣捐軀隕首所能

報答亦非敉楮殫毫所能宣謝惟有鏤之肺腑傳之
子孫期世為犬馬圖效驅馳而已臣自奉　俞音得
從休沐屏居謝事息慮澄心數月以來始覺少減顧
患所由來已久今祛之使去甚難兹蒙　温諭示以
仲月之初遂為趋　朝之候　帝星垂照人間災祟
當不禳而自除　天語定期涼入秋中必勿藥而有
喜矣臣誠不勝感泣頂戴之至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謝

遣中使趣召并　賜銀八寶等物疏

臣以患病乞假調理屢蒙　聖慈軫念　賜賚駢蕃今日又蒙　欽遣文書官太監丘得用到臣私寓口傳　天語視臣病痊之狀趣其進　見之期又　特賜銀八寶四十兩甜食一盒乾點心一盒臣謹叩頭祗領訖臣養病旅邸倏已再旬雖違遠　天顏曠離官守而犬馬依戀之心無時無刻不在　皇上左右數日以來始覺痊可再假五六日俟氣體漸復即當欽遵

聖諭趨赴　闕庭臣仰荷　殊錫頻繁

宸心注念雖父母之於愛子有不能得者臣誠不勝

感泣圖報之忱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新刻張太嶽先生文集卷四十六

考滿謝

手勅　賜賚疏

臣以一品歷俸十二年考滿欽承　聖恩着臣復職

隨　遣司禮監太監張誠恭捧　手勅賜臣銀二百

兩坐蟒蟒衣各一襲歲加祿米二百石欽此又蒙

遣文書官吳忠　頒例賞銀一百兩紵絲四表裡內

大紅坐蟒一表裡蟒衣一表裡原封鈔一萬貫茶飯

卓五卓羊十隻酒五十瓶各賫奉到臣私第臣謹望

闕叩頭祗領訖伏念臣猥以凡庸濫司鈞軸夙荷

先皇之末命遂蒙　聖主之深知矢竭愚忠用圖稱
塞顧涓流徒煩於汪海而寸石何望於補　天雖夜
寐而夙興自謂心力之已罄苟日省而月試終爲廩
餼之虛糜碌碌瘝官又踰一紀兢兢在事尚抱百憂
吏職有一之未修皆臣表率之無狀民生有一之弗
遂皆臣調燮之多乖爰兹考課之辰宜正黜幽之典
詎意獲從　寬政因而復冐　殊恩謂臣備職有年
寵褒匪䘚察臣秉心不二謬許精忠　雲漢章天枉
貴臣而宣播簾筐載道拜　珍貺之駢蕃撫歲月以
懐慙戴　榮光而增懼敢不堅持晩節益勵初忱苟

利　國家何髮膚之足惜載銘肺腑終啣結以爲期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考滿謝

恩命疏

臣以一品十二年考滿該吏禮二部欽奉　聖諭議擬　恩例奏　聖旨卿等說的是元輔受　先帝遺命輔朕十年精忠大功冠於先後兹實歷一品已及十五年恩數委當優異着支伯爵祿加上柱國太傅兼官照舊給與應得誥命還寫勅奬勵賜宴禮部廕一

子與倣尚寶司司丞用見朕崇奬元勳至意欽此臣
聞　命自天措躬無地竊念臣學術迂踈行能謭劣
夙荷　先皇顧託之重誤蒙　聖主倚任之專待罪
首弼于玆十年荏苒歲時絲毫無補今計歷俸一品
雖十有二年自知無績可書不敢妄干功令特以三
考黜陟乃　國家彝典若有幽當黜亦不得避故不
得已循例給由以應明典伏荷　聖慈優容准令復
職尋　親灑宸翰　降勑褒嘉增祿　賜金廻出常
數筐篚牢醴絡繹道途臣頂戴　鴻恩已不啻踰涯
溢分矣乃又　特勑吏禮二部將臣守制之年俱作

實歷月日等階勳祿一朝並加　隆禮殊榮冠絶前
後臣捫心自愧何功何勞可以堪此夫人道所最忌
者非望之福明主所深惜者無功之賞臣以駑下謬
當艱鉅日夕兢兢救過之不給雖十年以來四海乂
安百蠻賓服皆　皇上神威廣運　聖化旁敷臣安
敢貪天之工以爲已力而一旦獲此非望之福冐此
無功之賞豈惟自速躋顛之咎抑恐有累　日月之
明此臣所以跼蹐惶悚而不能已於辭也除　誥命
藉榮先世　敕獎風勵臣工謹已祗領其餘非分所
安者萬不敢當伏望　皇上俯鑒下誠　收回成命

俾仍舊次圖報將來庶臣獲少安於陋庸亦幸免於
顛越矣
奉
聖旨朕沖齡纘服賴卿宏才亮節竭誠匡輔十年之
間政理修明蠻夷率服勳績顯著簡在朕心茲九年
滿後又經六載方一舉疇庸之典豈得仍執謙遜宜
勉遵成命副朕眷懷無復固辭吏部知道

再辭
恩命疏

頃蒙 皇上以臣一品十二年考滿 特加異恩該

臣具疏辭免奉 聖旨朕冲齡纘服賴卿宏才亮節竭誠匡輔十年之間政理修明蠻夷率服勳績顯著簡在朕心茲九年滿後又經六載方一舉疇庸之典豈得仍執謙遜宜勉遵成命副朕眷懷無復固辭吏部知道欽此臣恭誦 宸綸愈增惶悚臣聞古卓犖奇偉之士抱經綸匡濟之才者恒以不逢明主無所建立爲恨伊尹曰吾豈君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君不堯舜其心愧耻若撻於市蓋感遇合之難也臣閭巷韋布之士耳非有碩德鴻才可以庶幾古人之萬一幸逢 英主在上臣得

以謭劣佐下風效啓沃十年之間志同道合言聽計
從　主德昭宣　聖化旁洽伊尹之所願見者臣親
見之其所愧耻者臣幸無之即千萬世而下頌我
皇上聖德神功爲堯舜之主臣亦得以竊附於堯舜
之佐矣此之榮遇雖萬鍾之享百朋之錫豈足以擬
之哉故臣向者每被　恩命輙控辭而不已者良以
所慶幸者大而爵祿非其所計也乃昔　詔祿詔爵
雖　朝廷馭臣之典亦宜稍加節制而不至橫溢乃
足爲勸三公寀階五等厚祿上柱崇勳在　先朝名
德咸不敢當乃一朝悉舉而畀之於臣所謂溢恩濫

賞也至於符卽世賞部宴大烹臣前九年考滿皆已
冒叨兹又豈可重領反覆思惟如墜淵谷故不避煩
瀆再控於　君父之前伏望　聖慈諒臣之衷素無
矯飾矜其愚而俞允焉碎首隕軀不敢忘報

奉

聖旨卿以古人自期致君安國不計爵祿朕所深信
然豐功偉績　社稷利賴朝廷自當有崇報之典卿
乃固執謙遜控辭益切朕心殊有未安重違卿意特
准辭免伯祿上柱國部宴用成卿勞謙之美其餘悉
宜勉承乃見我君臣相體篤誼慎勿又辭吏部知道

奏

論整肅朝儀疏

伏奉 聖諭朕近來每視朝見百官穿襍色衣服繫襍色帶都不按品級又行禮之際咳嗽吐痰孰爲敬也孰爲不敬與先生等說傳與鴻臚寺傳示百官今後再有這等的着該科并鴻臚寺指名參奏欽此臣等當即傳示該寺訖看得禮莫大於君臣之交分莫嚴於上下之辨況 朝參之際 天顏咫尺凡臣子所當致敬而不可忽者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論語鄉黨一篇記孔子見君之時自入門以至於

升堂敬謹之心不敢以一時少懈人見其鞠躬踧踖屏氣斂容儀其爲諂而不知事君之禮當如是也近日以來　朝叅之禮委靡少懈百官衣帶多有僭越入班之時吐唾在地進退行走舒徐搖擺謝　恩見辭致詞不恪禮官不行申明御史不行糾奏臣等亦屢加戒諭而人情玩狎積習難改安知指非後議不有以臣等爲諂者乎今蒙　天語申嚴衆心始知所儆後有犯者着鴻臚寺及侍班御史指名叅奏必罪不宥庚　朝廷之禮尊而上下之分明也

請蠲積逋以安民生疏

竊聞致理之要惟在於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邇年以來仰荷　聖慈軫念元元加意周䘏查驛傳減徭編省冗員懲貪墨項又　特下明詔清丈田糧查革冒免海內䜣䜣如獲更生矣然尚有一事爲民病者帶徵錢糧是也所謂帶徵者將累年拖欠搭配分數與同見年錢糧一併催徵也夫百姓財力有限即年歲豐收一年之所入僅足以供當年之數不幸遇荒歉之歲父母凍餓妻子流離見年錢糧尚不能辦豈復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哉有司規避罪責往往將見年所徵那作帶徵之數名爲完舊欠實

則減新收也今歲之所減即爲明年之拖欠見在之所欠又是將來之帶徵如此連年誅求無已杼軸空而民不堪命矣況頭緒繁多年分混襍徵票四出呼役沓至愚民竭脂膏以供輸未知結新舊之課里胥指交納以欺瞞適足增谿壑之欲甚至不才官吏因而獵取侵漁者亦往往有之夫與其敲朴窮民朘其膏血以實奸貪之囊橐孰若施曠蕩之恩蠲與小民而使其皆戴上之仁哉昨查戶部自隆慶元年起至萬曆七年止各省直未完帶徵錢糧一百餘萬兵工二部馬價料價等項不與焉而蘇松兩府拖欠至七

十餘萬蓋以彼處稅糧原重故逋負獨多其間固有豪右奸猾恃頑不納者然窮民小戶力不能辦者亦有之而有司之令但能行於小民不能行於豪右故催科之苦小民獨當之昨該應天巡撫孫光祐具奏請蠲戶部以干係　國計未敢擅便議覆臣等竊謂布德施惠當出自　朝廷若令地方官請而得之則恩歸於下怨歸於上矣臣等愚見合無　特諭戶部會同兵工二部查萬曆七年以前節年逋負幾何除金花銀兩係供　上用例不議免外其餘悉行蠲免止將見年正供之數責令盡數完納有仍前拖欠者

將管糧官員比舊例倍加降罰夫以當年之所入完
當年之所供在百姓易於辦納在有司易於催徵閭
閻免誅求之煩倉吏省侵漁之弊是官民兩利也況
今考成法行公私積貯頗有贏餘即蠲此積逋於
國賦初無所損而令　膏澤洽乎黎庶頌聲溢於寰
宇民心固結邦本輯寧久安長治之道計無便於此
者伏乞　聖裁施行

奉

聖諭朕聞各處帶徵未完錢糧苦累小民者戶部查
節年所欠幾何即今應否悉行蠲免止將見年正供

之數勒限完納還會同兵工二部一併議處來說

進大閱圖頌卷疏

玆者恭遇皇上修舉曠儀躬行大閱益弘祖烈丕振皇威誠修內攘外之鴻猷致治保邦之長策也臣濫叨首輔獲奉屬車快覩之餘不勝慶忭謹撰頌詞一首詩歌一章幷繪圖進獻雖思淺詞蕪未足鋪張盛美然述眞紀實庶以傳示將來伏乞聖慈俯垂睿覽臣無任鼓舞欣躍之至謹具大閱圖詠一卷隨本恭進以

聞

給假治疾疏

臣自去秋患下部熱病仰荷 聖慈垂憫賜假調理雖標症少減而病根未除纏綿至今醫藥罔効近訪得一醫人自家鄉來自言能療此疾屢經試驗其術頗精但須靜養半月二十日乃得除根臣伏自念年迫衰遲久嬰疾患比者恭侍 講讀 皇上見臣肌體羸瘦詢問左右察臣所苦是犬馬賤軀盖未嘗不仰厪 聖念也今幸得此醫人專意治療竊冀痊復有日足以仰慰 君父惓念之懷故敢不避煩瀆仰祈 聖慈俯賜寬假二旬一月暫免 朝參侍 講

至於閣中事務票擬題奏等項容臣於私寓辦理免其出入趨走之勞庶幾醫藥靜專奏効可覬痊可之日卽趨赴闕庭供事不敢久曠也臣誠怙恃恩眷仰瀆
宸嚴不勝惶悚戰慄之至

請乞　優禮耆碩以光
聖治疏

臣等伏覩先年　恩詔一款大臣三品以上致仕在家年及八十者有司存問九十以上者遣官存問此舊例也至于輔弼重臣齒德俱尊勞績茂著者又與他官不同如嘉靖年間致仕大學士謝遷王鏊皆七

十以上毛紀賈詠皆八十俱蒙 特恩遣官存問是
先朝優崇輔弼尊禮耆舊亦有不拘常例者臣等看
得原任少師大學士徐階當 世宗時承嚴氏亂政
之後能矯枉以正澄濁爲清懲貪墨以安民生定經
制以核邊費扶植公論獎引才賢一時朝政修明官
常振肅海宇稱爲治平皆其力也是時 先帝潛居
藩邸 世廟一日忽有疑於 先帝命檢 成祖之
於 仁宗故事階爲之從容譬解其疑乃釋此一事
則惟臣居正一人知之諸臣皆不得聞也及 先帝
嗣登大寶階時爲翼戴首臣 皇上正位東宮又嘗

預　冊立大議先後勞績皆不可泯今致仕家居年已八十其年壽與毛紀等相同而位望勲庸抑又過之所有存問一節似應　特從優厚以彰盛典如蒙
皇上俯念階爲　先朝元輔當代舊人　特勅該部查照嘉靖年間事例差行人一員賫　勅前前去存問仍量加賞賚用示優崇一以昭　皇上尊禮耆宿褒叙忠賢之美一以見巖居之下有天壽平格之臣皆太平之盛事也
奉
聖旨卿等說的是徐階輔佐　皇祖翼戴　先帝忠

勤端亮茂著勳勞今年及八旬足稱榮壽准卿等奏
寫勅差官存問仍賜銀五十兩大紅紵絲蟒衣一襲
綵段四表裏以示朕優禮耆碩之意禮部知道欽此
皇帝勅諭致仕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
大學士徐階　朕聞古者公孤在朝則坐而論道更
老在學則憲而乞言惟尊賢尚齒之儀實褒德勸功
之典睠言耆碩著有勛庸世咸仰爲達尊朕豈靳于
殊數卿才優王佐學擅儒宗早馳譽于清華歷試功
于盤錯簡知　皇祖晉陟台司履忠順以事一人持
廉靖而先百辟當險壬之既黜更治化以維新懲貪

壘而仕路肅清奬忠直而眞才彙進申明典制多安邊裕國之籌默運樞機有尊主庇民之略定邦本于危疑之際宣上德于彌留之中翼我 先皇嗣基圖而撫方夏保予沖子升儲貳以奉宗祧方倚重于黃扉遂乞閑于綠野後先多績朝廷資其典刑終始完名褒寵想其風采自天純佑俾爾壽康屆年八旬欽時五福匪直先民之楷式實惟盛世之禎祥朕祗適 先猷追惟舊德粤稽功載申錫寵章茲特遣行人坌時相賚勑存問仍賜銀五十兩大紅紵絲蟒衣一襲彩幣四表裏以示朕眷於戲衛武雖在耄年箴儆不

忘于國晉公已解機務安危猶係其身惟我冢臣不殊前哲其茂綏蕃祉愼保修齡尚謀黃髮之詢用慰蒼生之望欽哉

給假謝恩疏

臣以患病給假調治今日伏蒙　天恩賜銀一百兩蟒衣一襲甜食二盒乾點心二盒燒割一分　特遣司禮監太監張鯨臨寓　賜問臣方用藥敷搽患處不能行動謹伏枕叩頭令男臣翰林院編修張嗣修修撰張懋修錦衣衛指揮僉事張簡修望闕叩頭代

領訖臣久嬰疾病仰荷　聖慈賜假治療數日以來試用醫人委覺有效從此專意靜攝庶幾痊可有期但以狗馬微軀屢動　聖懷注念　慰問繾綣錫予駢蕃感極涕零不知所報

恭謝

賜問疏

今日伏蒙　聖恩特遣文書官吳忠　頒賜銀八寳四十兩銀葉二十　兩甜食二盒乾點心二盒燒割一分臨臣私寓俯賜存問臣以病尚不能起謹伏枕望闕叩頭祗領訖緣臣宿患雖除而血氣大損數日以

來脾胃虛弱不思飲食四肢無力寸步難移須再假二十餘日息静休攝庶可望痊盖文書官所親見非敢託故也

乞骸歸里疏

臣自患病以來静攝調治日望平復乃今三月元氣愈覺虛弱臥起皆頼人扶肌體羸疲僅存皮骨傍人見之亦皆為臣悲悼及今若不早求休退必然不得生還且古有災異則策免三公今廷臣之中無居三公之位者獨臣叨竊此官頃者蒼彗出於西方日食午陽之旦思厥咎惟在於臣正宜罷免以應天變

伏望
慈聖垂憫諒臣素無矯飾知臣情非獲巳早
賜骸骨生還鄉里倘不即塡溝壑猶可效用於將來
臣不勝哀鳴懇切戰慄隕越之至
奉
聖旨朕久不見卿朝夕殊念方計日待出如何遽有
此奏朕覽之惕然不寧仍准給假調理卿宜安心靜
攝痊可即出輔理用慰朕懷吏部知道
恭謝
手勑疏
今日伏蒙
聖恩特降手勑　諭太師張太嶽朕自

冲齡登極賴先生啓沃佐理心無所不盡迄今十載
四海昇平朕垂拱受成先生真足以光　先帝顧命
朕方切倚賴先生乃屢以疾辭忍離朕耶朕知先生
竭力國事致此勞瘁然不妨在京調理閣務且總大
綱着次輔等辦理先生專養精神省思慮自然康復
庶慰朕朝夕惓惓之意　欽賜元輔銀八寳四十兩
甜食二盒乾點心二盒燒割一分該司禮監太監魏
朝賫捧到臣私寓臣謹伏枕叩頭祗領訖臣病困之
餘不能措辭感謝之悰言不能悉

再懇生還疏

昨該臣具疏乞休奉　聖旨朕久不見卿朝夕殊念方計日待出如何遽有此奏朕覽之惕然不寧准仍給假調理卿宜安心靜攝痊可即出輔理用慰朕懷吏部知道欽此縷縷之衷未回　天聽憂愁抑鬱病勢轉增竊謂人之欲有爲於世全賴精神鼓舞今日精力已竭強留於此不過行尸走肉耳將焉用之有如一旦溘先朝露將使臣有客死之痛而　皇上亦虧保終之仁此臣之所以跼蹐哀鳴而不能已於言也伏望　皇上憐臣十年拮据盡瘁之苦　早賜骸骨生還鄉里如不即死將來效用尚有日也

奉

聖旨卿受

皇考顧命夙夜勤勞弼成治理朕方虛已仰承眷倚甚切卿何忍遽欲捨朕而去又有此奏覽之動心宜遵前旨專心靜攝以俟痊日輔理眞勿再有所陳吏部知道

新刻張太嶽先生文集卷四十六

方計日時出如何處不此奏覽之後[illegible]

給假調理卿宜安心[illegible]前[illegible]可[illegible]

吏部知道欽此纔之秉未回天聽憂慈撫[illegible]

[illegible]稱謂人之欲有居於世全賴精神鼓舞[illegible]

[illegible]皇上御宇十年[illegible]

[illegible]

